中國風俗史目次

第二章　唐

第四編　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

中國風俗史

第一編　渾樸時代

第一章　黃帝以前

第一節　太古人民之飲食衣服居處

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蓋巢穴爲初民之居處。而其飲食。則由果食時代。進而爲鮮食時代。再進而爲艱食。則神農氏時也。火化始於燧人。民間漸脫茹毛飲血之俗矣。太古之民。被髮卉服。蔽前而不蔽後。其後辰放氏時。始知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冒首以去靈雨。號曰衣皮之民。至神農時。紡織麻枲。則皮服之俗已變而爲布服。不過至黃帝時。而衣裳冠冕始備耳。

謹按、飲食爲人類生存競爭之要素。故無之則爭且亂。有之則足以平爭而止亂。**禮**禮運、謂爲人之大欲。而近儒仁和龔氏。（名自珍。號定盦。）以能飲食民爲帝者之始。諒哉

言也。彼庖犧、神農、后稷、皆被其飲食者所上之徽號。而堯之遊康衢。至聞耕食鑿飲之歌。又史稱赫胥氏之民。鼓腹而遊。含哺而嬉。無懷氏之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亦可見民間生活問題之關係不小矣。且太古國家。無君之名稱。祇有酋長。酋本釋酒。（說文）引伸之則以酒官爲大酋。（禮月令、乃命大酋。）酒尊之尊上從酋。爾雅釋文引說文。訓酒官法度。而引伸之則爲高爲貴。（廣雅釋詁、尊、高也。漢趙岐孟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長者爲祭酒。後人稱天子爲至尊。是也。酒爲飲食後起之事。有酒則飲食之饒足可知。故酋長亦卽所以紀念其能飲食民之意耳。近世民族帝國主義發生。各國政策。全注射於殖民之點。殖民云者。質言之卽爲民謀食也。至於講求飲食衞生。猶其後焉者耳。然則飲食不但足以覘風俗之奢儉。亦可以考世運之隆替矣。

第二節　畜牧

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以爲食。禽獸亦天然物之一種也。狩獵時代。於焉仰足。然狩獵不可必得。得之亦不勝勞苦。且今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從事狩獵。則不得

食也。於是積多少之經驗。始知牛羊犬馬雞豕等類。易爲我所生得者之易於馴服。家畜之始。必先將所生得者圍之於家。食之有餘則供玩具。以此漸得考察其性質。英人甄克思謂家擾之事。始於擒以爲玩好。至饑不可忍。則殺而饗之。由是知畜牲可以馴餵。遂定爲家畜之種。常畜之於家。遇狩獵不足之時。取而用之。然後禽獸始爲我所常有。種類孳息。不待狩獵而饒足。是爲遊牧時代。此時代殆始於庖犧氏時。繹庖犧之名義。而知庖犧固教民畜牧者也。

第三節　農耕

遊牧之世。民隨水草遷徙。土著絕少。至神農氏時。民始知播殖五穀。則行國變爲居國。且畜牧必擇善地。而農耕隨地皆宜。肉食有時生病。穀食不惟不生病。幷能養人而卻病。非多經考驗不克知此。畜牧成效易覩。農耕之收穫。必歷三時。非民智大開。不能確信而耐久。中國以農立國。而風氣早開於是時。由是安土重遷。井里釀成仁讓之俗。五穀之食利賴至今。非偶然也。

第四節　貿易

狩獵時代。全社會衣食相同。無所謂有無。卽無所謂交易。至由狩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耕稼時代。不能遽廢狩獵畜牧之事。狩獵畜牧者不必耕稼。則於粒食常不足。耕稼者不必狩獵畜牧。則於肉食常不足。既不足矣。於是有無不得不交通。而貿易之事以起。易繫辭言。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然當時貨幣未興。除以物交易外。大概山居之民。交易以皮。水居之民。交易以貝。故皮貝卽爲當時之貨幣。觀漢時尚以皮爲幣。而財賄寶貴等字皆從貝。可以知矣。

第五節　金屬器物之使用

近世地質學家。考太古人民進化之度。謂必經過石器時代。而後入金屬時代。金屬時代之初。又必先經鐵器時代。而後入銅器時代。蓋草昧初開。爲防敵禦獸而武器重。爲渴飲饑食。而飲食之器。耕作之器起。飲食之器。由窪尊、抔飲、土簋、土鉶、易之以陶匏。而解剖犧牲。不能不借助於庖刀。刀固須金屬也。耕作之器。有耒耜。有鋤耨。有

斧斤。鋤耨斧斤。亦須金屬也。武器以防敵禦獸。兼爲狩獵之利技。民智未開。祇知用石。至燧人氏鑄金作刃。其時必發五金之礦。故由用石時代。突入用金時代。至庖犧時遂有干戈。神農時遂有斤斧。而蚩尤之鎧刀劍矛戟大弩。此其濫觴矣。

第六節 婚姻

上古雜昏時代。以女子爲一國男子所公有。社會通詮注云。蠻夷男子。於所婚圖騰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嫁圖騰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凡妻之子女。皆夫之子女也。其同圖騰同輩行。則兄弟姊妹也。與其母同圖騰同輩行。則諸父諸母也。母重於父。視其母而得其相承之宗。故几蘧氏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亢倉子。風俗通。說皆同。因之血統相續。咸以女而不以男。而姓字從女從生。即古代帝王。大抵從母得姓。如神農、黃帝、皆爲少典之後裔。而神農姓姜。黃帝姓姬。則以母姓不同之故耳。其於婦女也。視之如奴婢。亡國之民。降爲臣妾。後世猶然。此時婦女。多因戰勝他族。俘虜而來。故以奴婢待之。此外又有標掠婦女之俗。其標掠必以昏夜。所以乘婦家之不備。婚之從昏。謂以昏時行禮。古則以昏標掠。今以士昏禮觀之。猶有標掠之遺義。社會通詮曰。獸俗嫁娶。爲夫儐相者。稱亞士。此古助人奪婦者也。爲新婦保介者。曰扶娵。此古助人拒賊者也。若士

昏禮之婿行親迎。必以從車載從者。婿入夫門。有媵有娣。戚從婦行。非卽古時助人奪婦。助人拼賊之遺俗乎。然標掠與俘虜。固卽當時婚禮也。至庖犧制爲儷皮之禮。則易標掠而爲買賣矣。古者以皮爲貨幣。儷皮爲禮。乃所以酬此女之值。周時婚禮。除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外。納采、問名、納吉、皆奠雁。則以畜償值。又以皮償值之一變俗也。既以買賣婦女爲婚姻。則無同姓異姓之辨。更不待言矣。案俚俗每於春時合隣峒男女。束裝來遊。攜手幷肩。互歌相答。名曰作劇。有乘時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又每村男女衆多。必設一樓。登必用梯。名曰闌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駐其上。聽其自相諧偶。非卽太古風俗之現影歟。

第七節　喪葬祭祀

孟子謂（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唐杜氏通典。謂此卽太古之凶禮。蓋棺槨未備之時。固應如此。太古民智未開。其神權之迷信甚深。八蜡始於神農。其祭也至於迎貓虎。雖重農主義。亦因民也。又泰壹氏嘗正神明之位。神民氏使神民異業。蓋多神教。凡物教

之盛行於是時。可意想而知矣。

第八節　歌舞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樂記音者歌之所從出也。歌者所以補言之不足也。太古之民。言語漸次發達。遂不知不覺。而衍爲聲歌。以發抒其心意。東戶氏時。民間之歌。已能樂而不淫。至祝融氏。聽弇州之鳴鳥而作樂歌。亦不過以此定爲民間之標準耳。且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之樂也。投足則已具有舞之神情矣。陰康氏作樂舞。以教民氣鬱閼。筋骨瑟縮之患。則又注意體育。開後世舞勺舞象之風焉。文子精誠篇（曰。聽其言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當時之歌詞。傳自民間者。如伏羲網罟之歌。神農豐年之詠。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夏侯元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民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編。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歌辭曰。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播殖之功。辭曰。猗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大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皆

表揚其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蓋自古至今。凡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民間常不能忘。而傳爲歌咏。而網罟豐年。皆關於飲食問題。以此可察知當時民情之趨向矣。

附太古帝王表

循蜚紀

鉅靈氏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狟神氏　犂靈氏

大騩氏　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辰放氏　蜀山氏　豗傀氏　混沌氏　東戶氏　皇覃氏　啟統氏　吉夷氏

几蘧氏　豨韋氏　大巢氏　燧人氏

禪通紀

軒轅氏(非黃帝。) 祝融氏 庖犧氏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氏 混敦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皞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相傳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敍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十紀。疏仡紀自黃帝始。

第二章 黃帝至夏商

第一節 飲食衣服

飲食不外肉食穀食兩種。(尚書益稷。奏庶艱食鮮食。汲冢周書。黃帝始炊穀爲飯。)而橘柚酒醴。已登食品。(橘柚見禹貢。酒爲夏禹時儀狄所發明。)嗜酒之俗自上倡之。禹雖惡旨酒。而有酣酒之戒。(五子之歌。)而自太康羲和及桀。皆淫湎於酒。桀竟以此亡國。殷紂嗜酒。沫土化之。成王封康叔於衛。命周公作酒誥以警戒之。蓋酒害之中於風俗。非一日矣。其時烹調之法。常用鹽梅爲之助。(尚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故割烹要湯。雖係誣聖之言。然亦可見當時之研究烹飪也。肯

蠶之事始黃帝。而衣裳冠冕。亦起於是時。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文明日啟。則華麗日增。故即堯時之山龍藻火。知民間之繪繡已工。即禹時之織文、織貝、纖縞、絺紵、元纁、璣組、纖纊、等貢物。知民間之紡織已精。其時又有皮服、（禹貢島夷皮服）卉服、（禹貢孔疏。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毛罽、（禹貢熊羆狐狸織皮。孔疏。以織皮爲毛罽）以供常用。有羽毛、齒革、球琳、琅玕、以爲服飾。蓋漸洗洪荒之陋矣。

第二節　宮室

宮室之制。起於黃帝。管子、黃帝有合宮。白虎通、黃帝作宮室避寒濕。是也。黃帝又創樓閣明堂之制。漢武帝時方士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帝王世紀。黃帝之時。鳳凰巢於阿閣。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可證。至夏殷時。則宮室更以壯麗爲尙。觀桀殫民財。造瓊宮瑤臺。紂實財鹿臺。爲瓊室玉門。作沙邱宛臺。爲遊宴之所。足見一班矣。蓋君主之建設。民間常受其影響。以漸爲風氣。故即其時君主宮室之美。可知民間宮室之不甚相遠也。

第三節　文字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案結繩之治。蓋在燧人氏時。書契之作。實始伏羲。（伏羲畫卦即字。如乾（☰）爲天字。坤（☷）爲地字。漢書坤作巛。坎（☵）爲水字。今水字尚作氺。與巴比諸楔形文字之二三三四八十廿三等字。以陽爻示奇數之一。陰爻示偶數之二者正同。近人改易爲古代字典。謂易之文皆所以解釋古字。）至黃帝之史倉頡。始作六書。民間用以記事。即謳歌亦藉以流傳。名物稱謂。幷得表著。以供後人之考究。不但一洗結繩之陋已也。文字爲智識之搬運具。而此時之民已利用之。殊堪駭絕。

第四節　漆器陶器之使用

尙書禹貢、厥貢漆絲。子華子、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惕戒於塗髹。髹、漆器也。蓋有虞氏作漆。布漆於器。而後世始有漆工焉。陶窯字古止作匋。外從勹、象形。內從缶、指事也。說文曰。古者昆吾作匋。其說出於世本。亦見呂覽。按昆吾國名。即春秋衛地。所謂昆吾之墟也。衛地濱河。虞舜陶於河濱。或即在是歟。據高誘呂覽注。韋昭國語

注。昆吾爲己姓始封之君。吳回祿之孫。陸終之子。時代實在舜前。作陶者當卽其人。而或以昆吾後裔爲湯所滅者當之。誤矣。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蓋自器不苦窳以來。瓦甒泰尊。名詳禮器。啜型飯塯。用達宮廷。厥後世傳其業。閼父入周猶爲陶正。有自來矣。

第五節　人民之程度

(甲)民之好惡。　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論莒僕篇。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教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

饕餮。）元愷、四凶、皆出自民間之輿論、舜能舉之去之。遂爲天下所戴。民情大可見矣。近世羣學家言。欲善其羣。必先去一羣之蠹。四凶、民之蠹也。而民惡之。必除之以爲快。已有自善其羣之觀念。且旣以貪食、黷貨、不分財、恤窮、爲惡。則深惡利己主義。而尙公德。謀公益。均財產。營共同生活之觀念生。以掩義、毀信、不可教訓、比醜類、誣盛德爲惡、則注重道德。而保全善類。服從教訓之觀念生。社會之裁制。固易於得力也。

（乙）民之自愛。　刑法起於後世。所以濟教化之窮也。唐虞之民。皆服教而畏威。故舜之五刑。不過用三苗所制之名號。實常以象刑養人廉恥。尙書益稷謨、方施象刑惟明。大平御覽引愼子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赤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菲。犯大辟者衣無領。（北堂書鈔引書大傳略同。）然則民知自愛。五刑正可不設也。至夏則有牢獄之制。（夏臺卽圜土。）有殺戮之法。（左傳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今夏書無此文。蓋世祿變而法祿難。不得不用刑。特夏人制之。而託之於皋陶耳。）商湯則有官刑墨刑。（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以警官

吏之昭於三風十愆者。而三風中之恆舞、酣歌、殉貨色、比頑童、與禹戒之酣酒、嗜音、內作色荒、同意。當時此種風氣。必已傳染於民間。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刑之作。治官卽所以治民也。然夏商之民。雖不及唐虞。要其干犯法禁者鮮矣。

(丙)民之戴上及愛國。　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蓋堯舜禹以天下爲公。民亦仰體其意。注重於進賢。不斤斤於傳子與不傳子也。然以民情之傾向。始得定傳賢傳子之局。其勢力亦不小矣。

夏大康失德。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因民弗忍拒于河。見書五子之歌。夏后相避羿。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少康居綸。綸邑名。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卒復禹績。（并見春秋襄四年・及哀元年傳・）蓋凡欲滅人之國家者。必因其民有鬱而必發之勢。然後從而爲之發動。則其勢自如摧枯而拉朽。湯因夏民有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之語。而始伐夏。湯之未伐夏也。先征葛。因葛伯仇餉而民怨之也。由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誠有如孟子所謂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紂之無道。小民與爲敵仇。武王伐紂誓師。因引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古言。而直指紂曰。乃爾世仇。以激動民心。遂有倒戈之事。此其明徵也。羿之因夏民代夏政。假後世莽操之所爲。而其因民弗忍。固未嘗不假仁義以煥咻之也。夏民之從之也。偶然也。勉強也。愛國之心未嘗泯也。故少康以夏裔而圖恢復。遂能號召忠義。以一成一旅而建中興。蓋愛國心卽國魂。宜其一呼而凜凜有生氣也。且國之亡也。必有暴君如桀紂以招民怨。然後民離之。夏后相未聞失德而羿滅其國。民安得不有反正之意。況卽暴君可惡。而民之惡暴君。何不如其愛祖國也。紂之凶惡。民可以倒戈。然旣爲屆民。常有狡焉思逞之事。武庚因此作亂。周公東征三年而始

克之。宋儒王氏伯厚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既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怨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 蓋周人對於商民之愛國、不但畏之。而且敬之也。若夫箕子感故宮禾黍。作麥秀之歌。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其詞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夷齊不食周粟。作采薇之歌。史記。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尤仁人君子所聞而心惻者。

尚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雍者、和也。謂風俗大和也。是以擊壤之歌。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其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康衢之謠。列子。堯遊於康衢。以察民情。有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忘帝力順帝則。其戴上之忱。誠有如瞻雲而就日者。華封人之戴舜。而祝舜以富壽多男也。舜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蒸民。必授之以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遊于帝鄉。何辱之有。注意於生

命財產。及種族之發達。又云多男授職。其目的務使人人各盡其天職。以擔任家庭社會義務。決不令子弟游惰。致以分利而阻社會之進步。又云、富而分人。其目的在廣布公益公德。（如今書堂工場、及各種藝學之類。）深有合於今日生計學家。擲母財養勞動者之主義。可爲當日社會思想之代表。以此壽君上。雖南山之頌。何以過之。至於黃帝龍袞之頌。（大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夏侯元辯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夏禹大化、大訓、六府、九厚、之歌。（尚書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謂此四章、皆歌禹之功。）皆不能忘其君上之功德。乃作爲歌頌以紀念之也。

（丁）民之參預政事。　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人民參預政事也。而其事實始於唐虞。尚書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傳蔽、斷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孔疏引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釋先斷人志。然則舜之傳位於禹。固曾謀及庶人也。夏時謀及庶人之事。雖不可考。然禹得洪範之傳。必能施諸實際。若

盤庚之誕告有衆。咸造在王庭。尤其彰彰者。總之自唐虞以來。人民有參預政事之能力。可斷言也。

虞帝之教。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夏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孔子之言。見禮表記。

第六節　婚姻

無同姓異姓之別。如顓頊女女修。爲伯益之曾祖母。堯二女嫁舜。皆同姓連婚。是也。娶妻甚早。故三十不娶便謂之鰥。如尙書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時年方三十。舜典。舜生三十徵庸。是也。一夫娶數婦。姊妹嫁於一夫。無嫡庶之分。如舜妻堯二女。夏少康娶虞思二姚。是也。有賸嫁之奩。如堯以女娶舜。并備牛羊倉廩。是也。至於館甥貳室。乃作壻之韻事。嫁女而天下隨之。堯之相攸尤特別焉。

第七節　喪葬

父母之喪三年。舜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孟子。是也。有棺槨。禮、檀弓言有虞氏瓦棺。夏

后氏堲周。殷人棺槨。是也。有墳墓。黄帝內傳、帝斬蚩尤。因置墳墓。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皇覽、又帝王世紀、說同。）春秋僖三十二年傳。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尚書牧誓封比干墓。是也。有墓銘。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之墓。銅盤篆文。有右林左泉。後岡前進云云。（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磚引此。）是也。夫婦不合葬。禮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古者不合葬。孔疏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

第八節　祭祀

黄帝作合宮以祀上帝。接萬靈。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各司其序。使民神異業。自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黎、苗也。苗俗信鬼。至今猶然。）神權迷信。牢不可破。至顓頊時。有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民間乃復故常。不相侵瀆。舜巡狩五嶽。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大概我國古時。以天爲萬能有力之主宰。謂乎

生所爲事業。悉出於天之支配。遭凶禍、則曰天罰而謝之。遇幸福、則曰天祐而拜之。因此遂有祭天之事。而祭有一定之季節。又有一定之犧牲。然亦有臨時特別祭之者。次於天之祭者。有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等。曰六宗之祀。次於六宗者。有羣神之祭。山川之祭。當時所祭之山川。則爲泰、霍、華、恒、嵩、五嶽。江、淮、河、濟、四瀆。此外蜡及祖先之祭。亦皆備禮焉。其致神之禮。有虞氏尚用氣。殷人尚聲。（禮・郊特牲・）其祭器、有虞氏有泰尊。夏后氏有山罍。殷有著尊。夏后氏爵以琖。殷以斝。有虞氏俎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其祭品、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均見禮明堂位・）又夏書、奠高山大川。孔子告子張以爲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山海經作於禹益。其中每言自某山至某山。其祠之禮用何祈。用何瘞。用何糈。（犬概米用涂糈・牲用雄雞白狗牛羊豕等・玉用圭璋璧等・）亦可考見當時祭祀之品物矣。

第九節　養老

養老之禮。始於虞舜。名曰燕禮。夏曰饗禮。殷曰食禮。記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

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是也。其原因爲憐困難之老人。及恤有功勳於國家者而設。以化萬民於慈順。導萬民於孝弟。其養之之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第十節　諺語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晏子對景公引夏諺。）此非夏人之諺乎。以王者之遊爲樂。以王者之不遊爲慮。可想其時下情上達。上德下宣之景象。而君主既出而與民相見。民亦決無驚犯乘輿之事也。後世君主。深宮高拱。常不知稼穡之艱難。加以貪汚官吏之匿災。鄉閭淸議之衰息。民情風俗。壅於上聞。坐困顚連而無所控訴。讀小雅各什。可以悲矣。間有舉巡方之典者。又復一意遨遊。（如秦皇漢武之類。）不注意於民情風俗。官吏供億之費。苛派於民間。侍從需索之物。取辦於閭里。民一聞天子之來。且不勝其惶遽愁苦焉。以視夏民。其忻戚之相去爲何如也。

第三章　周初至周之中葉

第一節　概論

周之始祖后稷。爲中國研究農學之鼻祖。其裔孫太王居豳。雖陶復陶穴。不脫戎狄之俗。然能復修舊業。注重農務。觀詩豳風所詠。可以知矣。故周公常以此示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而周代人民之職業。大抵以農爲本位。太王之遷岐也。漸革陋俗。至於文王。教化大行。國中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二國名。由此質成。且南方舊爲苗族之根據地。古稱難化。雖經神禹剿平而驅逐之。究爲王化所不及。乃因被文王之化。遂爾風清俗美。今觀詩周南召南所詠。如桃夭篇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江漢篇之前日游女不可復求。行露篇之女子守禮。不能無家强取。摽梅篇之女子貞信。懼見辱於强暴。野有死麕篇之女子貞潔。不爲强暴所污。可見前日淫亂之俗已革。而强擄人女爲妻之惡俗。亦將不禁而自絕也。又以文王后妃之不妬。而小星江汜。嫡妾無猜。芣苢之和平。蘋蘩之肅穆。皆徵刑于之效。加以周召之制禮宣化。成康之重熙

衆洽於是社會之進化。遂有一飛衝天之概。一切風俗制度。卽當文明之世。亦必畧最存初之制。以示不忘古。如古時未有衣裳。人但知蔽前而不蔽後。其後既有衣裳。而仍爲芾以象之。詩所謂赤芾在股。是也。古時未有宮室。至黃帝爲合宮。覆以茅茨。其後明堂之制特隆。而仍略綴以茅。左氏所謂淸廟茅屋。是也。古時未有酒醴。而祭用水。其後酒醴既豐。而祭仍用水。禮郊特牲、所謂元酒明水貴五味之本。是也。古時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其後既熟食。而祭仍不廢毛血。禮禮運、所謂薦其毛血。是也。古時狩獵爲生而飲其血。故盟誓皆歃血。器成亦塗以血。其後雖不茹血。而器成及盟誓仍用之。周官所謂釁寶器。左傳所謂歃血。是也。是亦崇古思想之一班矣。

第二節　飲食

常食用穀類、蔬菜等物。多烝而食。蔬菜多用羹。又食肉之風亦盛行。魚鳥牛豚羊。稱五鼎之食。當時人民最嗜好焉。又馬鹿熊狼之類。亦多捕而食之。其製作配合之法。

觀禮內則一篇。可得大概矣。飲物有酒醴漿湆等。酒係夏后時儀狄之發明。周時有杜康者。更改良其製造法。大流行於世間。爲燕饗之必須品。朝廷設酒正掌之。醴者、甘酒也。漿湆爲食物之附屬品。此外猶有種種飲料。而茶其最著者也。茶發明於殷周時。周人用之者多。齊晏嬰甚愛賞之。爾雅釋木。檟苦荼。郭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以爲飲。唐皮日休茶經序。以苦茶爲茶。野客叢書說亦同。又夏月用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卽冰室。周禮有凌人掌冰正。是也。

第三節　衣服

衣正色。裳閒色。玉藻。普通之冠用弁。詩。突而弁兮。大夫士則冠元端。諸侯齋時。用元冠丹組纓。大夫士齋時。元冠綦組纓。大夫士夕服深衣。士不衣織。不衣狐白。無君者大夫士去位。不貳采。裘用狐貉羔等獸皮爲之。童子不裘不帛。其衣緇布。以錦緣之。帶亦錦爲之。玉藻。宥衿纓、用雙絲結之。容臭、香物也。鞶、小囊也。等之飾。婦人之命服。除世婦外。皆從男子。其常服亦用縐絺布錦。其首飾有笄髢玉瑱、象揥等。凡男女之衣服。多用襲衣。鄭注內則。襲重衣也。

第四節　階級制度

凡一種族征服他種族之人民。必加其所征服者以不同等之號。甚則以奴隸待之。如堯典分百姓黎民爲二。百姓、貴族也。（國語王公之子弟•由天子賜姓以監其官者•是謂百姓•）黎民、卽苗民。黎、黑色也。猶言黑人。以其爲漢族所征服。故以種色區之爲賤族也。周人之稱殷民爲迷民讎民頑民。亦畧有此意。是征服之民一級也。（印度分人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次爲吠舍•最下者爲首陀•不許互通婚•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奴隸起原。一由罪人。二由鬻身。罪人之爲奴隸。又分二種。有犯重辟而籍其家族爲奴者。（周禮秋官爲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有無錢贖罪。而爲奴以贖罪者。（周禮•賈人掌民人之質劑•）至鬻身爲奴。實因生計窘迫。而其主人率視之爲貨產。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宰、卽家臣。而宰字本義。爲罪人在屋下執事者之稱。從宀從辛。辛、罪也。見說文。（三國志注引魏略•匈奴名奴婢曰貲•）可證是奴隸。又一級也。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制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王族有罪不卽市。而庶人祭不得立廟。不得行冠禮。葬不爲雨止。貴賤之分甚嚴。是庶人又一級也。周時封建世祿之制備。諸侯

之臣下。皆爲世官。故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士以外農工商。皆庶人也。然亦設特別之例。凡聰穎異常者。可由農工商之資格而升爲士。士農工商中。農居多數。農之秀者爲士。觀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有農斯有士之言而益信。

第五節　家族主義

中國爲宗法社會。故家族政治。自古已嚴。至周尤甚。蓋儒家最注心力於此。正父子兄弟之道。明長幼貴賤之序。嚴男女之別。一家之內。子必從父。婦必從夫。弟必從兄。雖有極重大極緊要之事件。不能破範圍而違其節制。否則加以犯分之惡名。定以不孝不恭不順之大罪。又男女至七歲以上者不得共席。一切物品。不可交相授受。

第六節　名姓氏族之辨

夏禹之世。有名有姓而無字與謚。亦無氏。貴賤皆呼其名不相諱。至周時。呼字之俗起。丈夫二十冠而命字。無稱名者。惟於臣子及幼賤者名之。謚法亦自周始。人死則

諱其行以立謚。而諱生時名。有物與死者同名。臣子必易其物名。如晉僖侯名司徒。便廢司徒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便廢司空爲司城。魯申繻謂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是也。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別種族也。氏者猶家、所以表家門也。故一姓分爲數十百氏。姓之起在太古。據古史。五帝皆有姓。唐虞時種族甚多。有百姓之稱。及周興。姬姓繁衍於華夏。異姓漸絀。然猶有二十餘姓。周衰。姜、芊、嬀、嬴、踵興。與諸姬姓相軋。而他姓愈微。氏始於以地名冠名。自周以前亦有之。然非人人必用之。周時王子王孫。公歸諸侯。大抵以國邑爲氏。後裔雖亡。其地亦襲稱之。諸侯子孫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族。世臣率以邑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族者、氏之支別也。通謂之氏。男子冠名以氏而不稱姓。姓者、婦人所稱也。故其字多從女。如姬姜之屬。及戰國時、婦人亦不稱姓。而姓之用廢。自是以氏族作姓。姓與氏無有異義矣。

以邑爲氏、如晉韓氏、趙氏、魏氏之類。以官爲氏、如晉士氏、中行氏。氏之類。以字爲氏、如鄭子國之後以國爲氏、子駟之後以駟爲氏。

第七節 冠婚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表其有成人之資格也。冠禮為禮之始。不可不恭敬行之。故先卜日之吉凶。而請人舉行加冠式。至期冠者之父著禮服。迎加冠之人。而使加其冠於子。又命冠者之字。成人後自稱以名。稱人以字。加冠式既終。有謁親屬之長者。及鄉大夫鄉先生等之禮。婚禮必有媒氏以交通二家。依彼介紹而舉行其禮節者也。其舉行之次第如下。凡娶女先由夫家托贄物於媒氏。納於女之父。謂之納采。女父既承諾。則問女之名。謂之問名。媒氏歸於夫家而卜其吉凶。若吉。則更遣使告之於女父。謂之納吉。納吉之式既終。則納元纁十端。獸皮（即太古時之儷皮。）二枚於女父。為納婿之約信。謂之納徵。由是自夫家請求婚禮之期日。謂之請期。至期為婿者著禮服。乘黑車。往女家親迎其婦。謂之親迎。其時嫡妾之分甚嚴。王之嫡妻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內子。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皆與其夫齊位。羣妾莫敢與為匹。

周更夏、商、之制。稱女以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嫁娶不能太早。且不可施於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恐其同也。此其理由。暗與今日生理學家忌早婚。及

血屬結婚之理相符合。東西統計家言。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愈遲。野蠻國反是。故印度人十五而生子者。率以爲常。歐人二十而結婚者甚少。且結婚太早。男女身體神經未發達。生子必孱弱。且早婚不但害於傳種。而亦害於教育。以其身無爲人父母之資格。必不能任家庭之教育也。漢王吉所謂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漢書本傳。史伯所謂氣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叔詹所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春秋僖十二年傳。是也。且中國之始立國也。羣后列據四方。不相混和。王者雖能以德與力盡服九州。然異姓之於王家。既非宗藩之親附者可比。究難泯其競爭。而求其協和。故利用嫁娶以聯合異姓。在當時爲切要之事。從此因仍成俗。遂爲不易之法。

第八節　鄉飲酒養老

鄉飲酒之禮。集一鄉之人而開宴會。今所謂鄉黨親睦會懇親會者。是其遺意也。其主義重相親睦。相尊敬。明長幼之序。習賓主之禮。其集會之時。有三年一度者。鄉學生卒業而出仕。時鄉大夫爲主人。鄉之父老爲賓客。其中最老而知禮節者爲上賓。餘爲衆賓。又有一年二度者。州長習射而爲飲也。一年一度者。黨正於習射時開會

也。又鄉大夫常會其鄉之賢能而開筵宴。凡宴時。樂人奏歌詩以發揚其志氣。蓋一地方自治之現象也。養老自五十歲者始。五十歲以上。每增十歲者。用最殷勤之禮。養之於大學或小學。然非終身恩給。一年中七次招集之。使學士親目擊之。謀風教之陶冶。與鄉飲同爲良法。

第九節　喪葬

喪葬之禮節。皆整頓於周。由貴賤親疏。而有種種差別。其用情之厚。世界所未見也。周公立制。節目詳備。哭泣擗踊皆有法。人死則必先復。復者、招魂之禮也。又有沐浴、飯含、小斂、大斂、之禮。凡居父母君師之喪。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貴賤上下之別。皆以三年爲定例。父母之喪曰制喪。君之喪曰方喪。師之喪曰心喪。今由親疏論其差異。父母之喪。著斬衰之服二十五月。謂之三年之喪。其次祖父母、伯叔父母、昆弟之妻、著齊衰之服十三月。謂之期喪。又次爲從父昆弟之喪。著大功之服九月。又次爲再從昆弟、外祖父母、之喪。著小功之服五月。又次爲三從昆弟之喪。著緦麻之服三

月。王崩羣臣諸侯皆居喪三年。嗣王不親政。謂之諒闇。百官皆聽於冢宰。諸侯薨亦如之。葬式之差別。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殯。五月葬。大夫士三日殯。三月或踰月葬。而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葬同盟至。大夫士葬同位至。庶人葬族黨相會。棺槨衣衾。自天子至於庶人。務盡其美。棺厚五寸。槨稱之。而其作法。天子四重。諸侯三重。皆用松。大夫二重用柏。庶人一重用雜木。葬之時有挽歌。見於檀弓、春秋、莊子、列子、等書。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春秋。哀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紼謳曰挽。引柩索。謳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列子。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嘗引春秋莊子二事。以辨挽歌之非始於田橫之客。

第十節　祭祀

國之大事。祀居其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澤、皆神而祭之。不營神祠。不設神像。或作主。或望祭之。有大采朝日。小采夕月之禮。以日月之食。及山崩川竭爲災變。必有以禜之。大夫祭宗廟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此等之祭有四時。春曰祠。夏曰礿。秋曰

嘗。冬曰烝。庶人祭品。春用韭。夏用麥。秋用黍。冬用稻。始祖之廟。其主百世不遷。遷主所藏之廟曰祧祖廟。親盡則遷其主於祧。而致新主於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祭於寢。

第十一節　蠱毒

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謂蠱毒之類。皆爲方慝。庶氏掌除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是周時已有蠱毒也。按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取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之。蛇則曰蛇毒。虱則曰虱毒。欲以殺人。因入人腹中。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畜者自鍾其害。累世子孫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者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後其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蠱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痛蠱行暉者也。大抵蠱毒起於野蠻時代。及世界文明。則惟野番之俗行之。蠱之字上從蟲下從皿。皿內多蟲。蠱之所由製也。伏羲重卦。卽

有蠱卦。孔穎達易正義引褚氏云。蠱者、惑也。春秋昭元年傳秦醫和謂晉侯之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亦引易女惑男謂之蠱爲證。蓋中蠱毒者。必迷惑不省人事。故惑爲蠱字應有之義。由蠱之有惑義。可推知伏羲重卦之蠱。卽蠱毒之蠱。而蠱毒不自周時始矣。此蠱毒起於野蠻時代之說也。至於野番之行蠱毒。則今黔粵之苗黎最著焉。然粵地之胡蔓草麻藥。亦蠱毒之類也。胡蔓草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邇來品彙益盛。花葉異常。不獨郊外。雖邑中亦在在有之。凶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眞妖物也。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與人鬩。置毒於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麻藥置酒中。飲後昏不知人。當窯每誘小民飲之以奪其貨財。然醒後不死。亦惡物也。范石湖集。有治蠱毒之方。嶺南衞生方。有治胡蔓草毒之法。皆問俗者所宜加意者耳。然今之鴉片。亦蠱毒之類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蓋自明以前。上不稱於史傳。下無聞於私家記錄。而流行之速。倏忽遍於內地。爍人之膏血。喪人之志氣。陷全國民

族於氣息奄奄。不生不死之中。小之則以敗家。大之至於亡國。雖有識者正告之以如何之毒。而懵然不一悟。或悟而不能自拔。前者林文忠公旣徒費苦心。今者朝廷雖大申吃煙之禁。而我煙民之沈夢如故。此種人若與之語及蠱毒。則咸畏之如蛇蝎虎豹。獨於幾千萬倍於蠱毒者。自吸之而自安之。蹴蛾巢燕。甘心走入死地也。悲夫。

第十二節　言語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女子謂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

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生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

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釋親

如

爾雅釋詁如往也按如即奴字婦女在內必藉奴傳出入之言故從女從口即走信的人故訓往也各亦即奴字從口略有如義謂僕奔走者各加足則成路路亦走路的人變貉之貉從各以奴稱之也洛水出於貉地故洛亦從各知各之爲奴而如之爲奴益確今晉江西萬載土聞尙謂如爲奴

作

爾雅釋言作爲也按作即做字詩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即今之暮字作與莫叶韻故作即做字也後漢書廉范傳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亦同

胡

詩狼跋其胡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胡考之休注疏家皆謂爲壽考按胡從月從古月古老也老人頸上月常下垂與狼老之垂胡者同壽徵也胡加髟則爲鬍鬍也老人有鬚也

吳

詩周頌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按吳大呼也古音我瓜切與虞圭字同蛙之從圭以譁大也夨象頭不正之形口出聲大頭必不正故吳從夨也吳加虍則爲虞虍讙虎冠也讙虎冠而大呼獵是嘖譁之義吳虞字古通用漢書武帝紀引不吳不敖作不虞不驚釋名吳虞也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揚用修謂吳古虞字者文如康之審爲乎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稱大吳小吳吾鄉稱吳峪爲虞峪

舟 詩大雅公劉章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毛傳舟帶也按舟與刀倒字義同詩曾不容刀毛傳舠小舟也古人帶刀常倒挂舟之行舟子常倒走故稱舟爲刀倒之義也舟有酬義以受字證之受之受郎撰嫁之撰撰讀爲求紗切今人謂以物件擦儀人郎此字中郎一舟也舟不時往還撰者禮倘往還酬報之也亦舍倒意且何以舟之下文郎韓琫容刀刀固須倒挂也倒挂郎帶也又舟之行或三五艘或十數艘前後以鐵索相連亦帶之義也

選 左傳弗去懼選杜預注選數也今蘇州謂貨人郭過曰撫選而晉蒋語亦同但讀若運

批 國語軍無批破善釋語面鄙薄人或謂人言不是當曰批但一作否丕上覺而蘇州謂事不實亦曰批

捽 左傳捽而出之吾捽謂謂打人曰捽而蘇州謂以手執人曰捽

眠娗 眠莫典切娗徒典切列子眠娗諈諉惡縮不正之貌今蘇州謂不倜儻曰眠眠娗娗

璞鼠 尹文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腐鼠也

妻子 謂妻子也詩妻子好合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

月半 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故人以十五爲月半本此又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岑參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愈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晉溫嶠與陶侃書赴後月半大舉

隴種 顧氏日知錄案荀子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攏敗披靡之意今考之審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

公所斬羿蕊我騰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鞭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倘有此語今江浙閒倘有怪怪龍東之語

鹽 去聲以鹽醃物也禮內則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

火 司馬法人人正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興一火鑊人人殊之人人也按部俗謂火伴古木蘭詩出門看火伴唐書兵志府兵十人為火火有長號[illegible]十人為火五火為國通典兵制五人為烈烈有頭目二烈為火立火子五火為隊

恙 爾雅釋詁恙憂也疏恙者聘禮云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鄉注云拜其無恙郭云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又噬蟲善食人心風俗通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如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王亦無恙及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前漢書武帝報公孫宏曰何恙不已晉書文苑顧愷之與殷仲堪箋布帆無恙隋書日本遣使致書皇帝無恙皆問勞之辭也音漾楚辭九辯還及君之無恙音羊

孟浪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徐邈讀莽朗向秀讀漫瀾集韻孟浪猶較略也一曰不精要之貌

步行 管子步行者雜文采又淮南子為車者步行

彊梁 莊子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又鶡子君子彊梁以徽小人彊梁以力詩武人東征疏荊舒彊梁而雖服

多事 莊子堯曰富則多事韓非子喜之則多事魏書斛斯椿傳椿狡猾多事

家事（左傳。趙孟對子木曰。夫子之家事治。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合家事于內朝。又史記趙奢傳。受命之日不問家事。）宋葉夢得巖下放言。楚辭曰些。沈存中謂梵語薩縛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荊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使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詞。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皆用些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其餘見於爾雅者不可枚舉。

第二編　駁雜時代

第一章　春秋戰國

第一節　概論

先儒謂風之變也。匹夫匹婦得以諷刺。蓋詩國風所咏。多係春秋時事。其美善刺惡。猶存三代之直道。與春秋一書之筆削。無甚差異。至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王者之天下。變而爲霸者之天下。霸者之天下。變而爲七雄之天下。覘世變者每不勝匪風下泉之思焉。然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李康運命論。所謂辨詐之僞。成於七國者也。蓋至七國時。文武周公之禮樂刑政。既蕩然掃地。攻伐爭鬬。較春秋尤甚。詐力權謀。公行而無所諱憚。脫仁義道德之假相。而露出弱肉强食之眞面目。英雄豪傑。互相見於戰爭場裏。演極慘烈之活劇。諸侯自稱王號。各不相下。周雖有其名。而天下早已無王矣。然則以春秋較諸戰國。猶覺彼勝於此。今以國風證之。葛屨彼汾。見魏俗之勤儉而褊急。蟋蟀山樞。見唐俗之勤儉而質樸。小戎無衣。見秦俗之尚武。而女

子亦知勤王。緇衣同車。見鄭俗之愛賢而好德。宛如好色。干旄之美下賢也。羔裘之重司直也。伐檀之志不素餐也。素冠之思終喪人也。凱風陟岵之慕孝子也。芄蘭之戒童子躐等也。揚之水之戒偏重外戚也。采苓防有鵲巢之刺讒賊也。皆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以視戰國之薄俗何如哉。

第二節　階級制度之破壞

周代階級之制甚嚴。至孔子作春秋始譏世卿。（武氏任叔之子。）以等貴族於平民。自是用人亦漸不拘資格。如楚舉申鮮虞於僕賃。晉舉屠蒯於庖廚。管仲之舉盜。晏子之舉囚。趙文子舉管庫之士。公叔文子舉家臣。是也。至於甯戚以飯牛歌干齊桓。（其歌中有云。大臣在汝側。晉將與汝適楚國。）已開戰國策士之漸焉。戰國則門閥之風。蕩然掃地。或由匹夫而爲將相。或朝貧賤而暮公侯。或起自刑餘。或出於盜藪。不論新舊。不問親疎。苟有奇才異能。雖仇必用。雖姦必薦。加之羣雄割據方隅。各自掌握立法行政之權。故士之求顯頭角者。甲國不用。去而之乙國。或昨日爲逃亡之羈旅。今日爲榮譽之宰相。以左右

其國大政。蓋一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社會也。

第三節　義俠

昔太史公之傳游俠也。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專以身趨人之急。或借交報仇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實有足多。且引季次、原憲、以爲標準。蓋有慨乎其言之也。游俠之風。倡自春秋。盛於戰國。春秋之時。晉有公孫杵臼、程嬰、（史記趙世家。晉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之妻爲晉成公姊。匿於公宮。有遺腹子。名武。屠岸賈百計欲索而殺之。朔之客公孫杵臼與朔之友程嬰合謀。以死保趙氏孤兒。杵臼乃抱他人嬰兒爲趙孤。誘屠岸賈殺杵臼。死。趙氏眞孤得以保全。後趙武卒族滅屠岸賈。）畢陽。（晉語。晉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於荊。）秦有奄息、仲行、鍼虎。（秦穆公卒。三良殉葬。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歷代史家對於此事。未免疑。惟東坡詠秦穆公墓。本鄭箋自殺之說。謂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死而忍用其良。乃知三良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云云。則三良亦義俠之士矣。）吳有專諸。皆可謂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者。戰國時代。强力輕死之風尤甚。故任俠刺客。如豫讓、要離、墨子、孟勝、徐弱、聶政、藺相如、信陵君、朱亥、毛遂、魯仲連、王蠋、虞卿、平原君、唐睢、縮高、荊軻、高漸離、田光、樊於期輩。皆先人後己。勇悍堅卓。其輕死重義之風操。若能盡軌於正。固可使社會上無不平之

事也。

第四節　遊說

春秋之世。各國多用客卿。如巫臣適吳以病楚。伍員强吳以入郢。晉用楚之亡臣。而聲子發楚材晉用之歎。是也。若春秋之末至於戰國。則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道。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之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皆致客無數。非以此自豪也。因當時競爭劇烈。惟以得人才爲第一義。故苟有一技一藝之長。能利於國家者。則不論貴賤。不問親疏。皆招之爲國家之顧問。就中有說士。有劍客。有力士。其種類雖不少。要皆留意於政治上。蓋評論政治之得失。爲民間之政談家也。其能力可以裁決政務。及畫種種之計略。是故以賓禮待之。則常收非常之效。否則煽動民間。或去而益資敵國。因此一時說客勢力。轟

震天下。隨處惟恐其奉養之不足。國君卿相。以多致賢能之士爲名譽。彼孟嘗、平原、信陵、春申諸君。有賢公子之價值者。皆以說客之多購之也。

第五節　周末之學風

周室既衰。官失其職。官守之學術。一變而爲師儒之學術。且階級既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其傳播也最速。其發達也更捷。蓋當時言論自由。九流百家。各具有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範圍天下。孔子爲諸子之卓。遂創立儒教。以集其大成。教爲儒教。則其書自爲儒書。猶今稱二教書爲佛典道藏也。故後漢時王充著論衡。猶以六經傳記爲儒書。孔子之沒也。儒書大行於齊魯之間。魯人皆從儒教。而齊之民間亦傳習之。如今之信教自由。不能禁止。然齊人猶有忌之者。春秋哀二十一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蓋忌之之辭也。自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子創教。互相攻擊。而攻儒尤甚。如春秋時叔孫武叔、

微生畝、荷蕢、接輿、長沮、桀溺、丈人、之攻儒。均見於論語。若楚子西沮昭王書社之封。齊晏子諫景公以尼谿田封孔子。（二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子桑伯子之答門人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說苑修文篇。）尤其彰彰者也。戰國則墨子攻儒。以久喪厚葬爲第一義。（見墨子非儒篇淮南子氾論訓。）孟子將行道而有臧倉之沮、尹士之譏。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從孟子三年喪服之制。許行欲以並耕之道勝孟子。好事者至誣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莊子、商君、鄒衍、尹文子、攻儒尤力。然於孔子之教無損也。但當時九流百家。既各抱宗旨。自必有一得之長。雖孔子之教不能掩之。此墨子所以竟與孔子中分天下。而班氏藝文志。亦謂九流爲六經之支與流裔。不能廢也。然則周末之學界。已呈光明燦爛之景象矣。

第六節　周末人民之程度

（甲）民德。　齊民貪麤而好勇。楚民輕果而賊。越民愚疾而垢。秦民貪戾而罔事。齊晉之民。諂諛欺詐巧佞而好利。燕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民簡易而好正。（管子）

（水地篇）秦國之俗。貪很強力。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淮南子要略訓）此其大較也。又賈生之論秦俗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數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嗚呼、卽賈生此言。可以代表戰國之民德矣。惡直醜正。各國皆同。如齊之國子。晉之伯宗。皆以好直言而不見容。是也。貪縱奢侈之風。由士大夫倡之。如晉欒黶、羊舌鮒、齊慶封、鄭伯有、齊子旗、子良、等。民間大受其影響。故人皆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鄭伯張則謂貴而能貧。晉郤缺則思賤而有恥。子產治鄭。予忠儉而斃泰侈者。亦欲以挽斯弊也。

淫亂無恥。以鄭衛爲最。陳次之。各國亦不甚相遠。考之詩。國風衛俗之淫亂。至於男女相約。俟於城隅。婚姻動懷。遠其父母。鄭俗之淫亂。至於遵大路而攬人袪。相輕薄而謂爲子都。狂且狡童。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東門章。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其穢褻

己全神如繪。陳俗之淫亂。至於女不績麻。而赴男女歌舞之會。謂所私爲予美佼人。而不勝其愛。惟恐其或間。女之思男。有時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嗚呼、何其無恥之甚也。及以春秋考之。而知其淫亂無恥。固皆自上倡之。蓋春秋之世。男女雜亂。怪狀百出。有上淫者。桓十六年傳。衛宣公烝其庶母夷姜。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其庶母齊姜。僖十五年傳。晉惠公烝其庶母賈君。宣三年傳。鄭文公報其叔母陳嬀。成七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烝其母夏姬。有奪子婦者。桓十六年傳。衛宣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自取之。昭二十八年傳。楚平王爲其子建娶於秦。而自取之。有奪昆弟之妻者。文七年傳。魯穆伯爲襄仲聘己氏。而自取之。有易內而飲酒者。襄二十八年傳。齊慶封與盧蒲嫳。有彼此通室者。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有妻好淫而夫縱之者。桓十八年傳。桓送文姜與齊襄。定十四年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有兄弟姊妹相亂者。齊桓之於文姜。有欲奪人妻而先滅人國。因奪人妻而自殺其身者。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取息嬀。襄二十二年傳。鄭游販將如晉。而以奪妻見殺。有君臣同淫一婦者。陳靈。以及周襄王狄后與夫弟叔帶通。僖二十四年傳。魯莊公哀姜與夫弟慶父通。閔二年傳。齊聲孟子與大夫慶克通。成十七年傳。魯穆姜與大夫叔孫僑如通。成十六年傳。晉驪姬與優人通。國語。魯季公鳥之妻與饔人通。昭二十五年傳。晉欒桓子之妻與室老通。襄二十一年傳。上自王家。下及士大夫家。內室穢亂。毫

不爲怪。於是庶子烝母。孫烝祖母。及以兄嫂爲妻。竟出自國人之贊成。閔二年傳。齊人強招伯即頑烝於宣姜。文十六年傳。宋人事公子鮑。以因其祖母襄夫人。哀十一年傳。衛大叔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其妻孔姞。此時之人民。更烏知世間上有所謂廉恥者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無怪民人之淫亂也。或謂中國人民之所以淫亂。實由於男女之界太嚴。女子不常與賓客交際。故男子以得見女子爲異數。且女學未興。女子殆無知識。男子因視女子爲消磨塊壘活動精神之一物。所以男女之界愈嚴。而淫亂愈甚。方今歐美文明之國。女學盛興。男女相近。毫不爲異。且以女子充男學堂教師。充病院看護婦。充郵便、火車、工場、商店、旅館、浴堂、等之委員、司事、寫生、傭工。朝夕與男子接近。而犯姦凶殺之事絕少。雖其男子程度較中國爲高。亦所以開放之者有術也。彼越王句踐。輸淫佚過犯之寡婦於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吳越春秋。固與漢高、淮南之鼓舞英雄。同一手段。漢高祖待英布。帷帳宮室擬於王者。淮南王與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而誨淫實甚焉。然則發達女學。其禁淫之本務矣。

(乙)輿論。　輿論莫備於詩。詩人之刺惡。雖以國君貴族之勢力。亦言之無所諱忌。

斯眞三代之直道。中流之砥柱也。若夫惡執政之非時興作。而有澤門之謳。左襄十七年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惡貫軍之將而有于思之歌。朱儒之誦。左宣二年傳。鄭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贖華元于鄭。後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音腮。左襄四年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謳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孔子治魯。而麛裘章甫。前後異辭。子產治鄭。而孰殺誰嗣。毀譽迭至。家語。孔子始用于魯。魯人謗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又誦之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左襄三十年傳。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亦足見輿論之一班矣。鄭國之輿論集於鄉校。子產不毀鄉校。與人民以議政之權。其卓識爲何如哉。戰國時說客實爲輿論之代表。故民間輿論。無可表見焉。

(丙)憂國愛國。 園桃憂小國之無政。黍離憫周室之顚覆。匪風瞻周道。歎天下之無王。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無霸。此非可泣可歌之詩乎。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所託也則隱。此非仁人君子之言乎。考春秋亡國五十二。其間仁人義士不少。

而能復國仇者。惟遂之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及申包胥、而已。然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無補於遂國之亡。而包胥則能使楚國亡而復存。其堅苦卓絕一片熱誠。固春秋時之不可多得者。宋儒王伯厚氏。以比張子房。洵不誣也。至於盟向之民。不肯歸鄭。（桓七年傳）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僖廿五年）事雖未成。志足悲已。戰國則魯仲連、王蠋、荊卿、燕太子丹、輩。尤具愛國之熱誠。至楚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乃有三戶亡秦之說。（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羽。言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孔穎達正義。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屈子以讒見黜。仍惓惓於楚國。所作離騷。憂國愛國之心。溢於言表。悱惻動人。影響所及。流風所被。不可消滅。所以秦僅二世而覆。覆秦之師。竟發起於楚人也。

第七節　婚姻廢禮及春秋時變禮之始

鄭風丰兮篇。序刺亂也。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之。思復從之。其失在女子也。陳風東門之楊篇序略同。齊風俟著篇。朱子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堦門始見其俟已也。唐風綢繆篇。朱子謂國亂民貧。婚姻失時。御纂詩義折

中。憫貧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然則婚禮之廢也。非一日矣。是故先配而後祖。則有鄭公子忽。（左隱八年傳。）私約私奔。則有魯莊公之從孟任。（莊三十二年傳。）魯泉邱人女之奔孟僖子。（左昭十一年傳。）鄖陽封人女之奔楚平王。（左昭十九年傳。）聲伯之母無媒禮。叔姬之嫁以強從。（左宣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以齊之大夫強與君成婚也。宣公勉從其請。後高固來逆。）以至奪人之妻。而轉嫁他人。（左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妹嫁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甚主張人之出其妻。而妻以己女。（左哀十一年傳。衛大叔疾初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其無禮極矣。然鄭徐吾犯之妹與楚季芊。尚不失為自由結婚。（左昭元年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子皙子南先後至。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南鄭公孫楚。定公五年。楚子入于郢傳。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定四年吳入郢傳。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固文明國所不禁者。

禮記、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卜國、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狐駘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

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皆記變禮之始。左傳隱五年。始用六佾。僖三十三年。晉於是始墨。成二年始厚葬。始用殉。襄四年。魯於是乎始髽。襄十一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昭十年。始用人於亳社。定八年。魯於是乎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又禮坊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則歎息於禮之所由變所由廢焉。孔子惡始作俑者。以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也。

第八節　淫祀漸興

春秋以降。陰陽家言。風靡一世。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而鬼神之說尤盛。以故淫祀漸興。如鍾巫、岡山、煬宮、實沈、臺駘、次睢之社、等。不可枚舉。裨竈、梓愼、之流。大揚其波。雖有孔子子產之力持正論。不足以闢之也。嗚呼、此秦漢方士之所由來歟。

第九節　諺語見道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宣十五年。晉伯宗引古諺）欲人之自量也。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左昭七年。晉謝息引人言。）欲人之愼所守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桓十年。虞叔引。）戒人之貪財也。室於怒市於色。（左昭二十五年。楚令尹子瑕引。）戒人之遷怒也。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僖五年。虞臣宮之奇引。）戒人之無團體也。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左宣十五年。晉伯宗引。）望人之恢宏度量也。無過亂門。（左昭十八年。鄭子產引。）惡人之作亂。教人之遠亂也。庇焉而縱尋斧。（左文七年。宋樂豫引。）欲人之愼重恩怨也。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左宣十五年。楚申叔時引。）欲人之不爲已甚也。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左文十七年。鄭子家引。）戒人之柔懦退縮。所以喚起冒險精神也。心苟

無瑕何恤乎無家。（左閔元年。晉士蔿引。）欲人正其心術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左昭七年。晉韓宣子引。）戒人之不修先業也。狼子野心。（左宣四年。楚令尹子文引。）喻小兒之不可教。卽荀子性惡之說也。鹿死不擇音。（音卽蔭字。左文十七年。鄭子家引。）欲人之輕死。蓋畏死者則必多所擇而遲回也。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左隱十一年。魯羽父引。）言賓之不能侵主權也。獸惡其網民怨其上。（國語。單襄公引。）言上無道則招民怨也。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國語。伶州鳩引。）言衆怒難犯。人言可畏也。狐埋之而狐搰之。（國語。）言反覆無常也。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衛彪傒引。）言爲惡易爲善難也。生相憐死相捐。（列子。楊朱篇引。）欲人之不背死亡也。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引。）蓋以爲無婚宦二事。不過流於枯槁。若衣食決不可無。衣食可無。則不必有君以制治。有臣以佐治。人類同於草木。不久將歸於澌滅也。宵爲雞口無爲牛後。（戰國策。蘇秦說韓引。）戒人之無志進取。而勸人發憤爲雄也。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國策。張儀說秦引。）欲人早斷禍根也。

第十節　隱語之起原

隱語始於春秋麥麴鞠窮之語。（宣十二年傳）及首山庚癸之呼。（哀十三年傳）至齊威王之喜隱。淳于髡以隱說之。見史記滑稽傳。卽後世之所謂謎。許氏說文。謎隱語也。演繁露、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卽伍舉、東方朔、謂之隱者是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文心雕龍、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語謎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然則謎自周末已有。不過至今日而俗間盛行耳。

第二章　兩漢

第一節　概論

以後人述古代風俗。不如當時人自述之切也。漢人自述當時風俗。以史記貨殖傳爲最確。漢書地理志微有增益。然究不離史記範圍。今摘貨殖傳。而以班志之增益者附下。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有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治五穀。地重。重爲

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也。（班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桀幷兼之家於諸陵。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任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傚。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尙氣力。以射獵爲先。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以爲郡。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

夫三河（河內、河東、河南）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人民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嗇儉事。（班志、河內既遠唐叔之風。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偏諸侯。（班志大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當也）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定襄、雲中、五原、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鄭衞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衞之風也。

（班志衞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稀。數被寇。大與趙代俗類。而民凋悍少慮。（班志、初燕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其俗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班志、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侈。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 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班

志、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俗。）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班志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爲姦盜。）

以上北方風俗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淸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班志、始楚賢臣屈原。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至漢有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

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安、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九嶷、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其俗雜好事。業多賈。

以上南方風俗

此漢代風俗之大略也。惟西漢重勢利。東漢多氣節。又爲談當時風俗者所不可不知。

第二節　飲食

漢人飲食。除穀類茶酒外。尙有糭、（續齊諧記謂始於光武）餅、（續漢書靈帝作麻餅）饅頭、（事物紀原謂始於諸葛亮）麵粉、（學齋佔嗶王莽始有陝麵之文）之屬。以供小餐。其普通製作飲食之法、率以鹽豉、（見宋玉九辯大苦鹹醢注及史記貨殖傳前漢食貨志）醋、（漢武內傳但醋作酢）佐其烹調。蜜及蔗汁、（蜜見漢武內傳蔗亦作柘柘漿見宋玉大招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助

其滋味。其香料、除姜桂外。多用蒜荽及脂膩。（張騫使西域。得來荽。香菜也。）其製作肉食。別有燒割之一法。劉熙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食。是也。喜食犬。故屠狗之事。豪傑亦爲之。嗜酒之風太甚。高祖初定天下。廷臣飲酒爭功。高祖頗爲厭之。武帝乃榷酒酤。（昭帝罷之榷。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孝宣以後。時禁時開。）以嚴其禁。然未幾而禁弛。羣飲之風如故。求如郇原之遊學、未嘗飲酒。既不可多得。求如諸葛武侯之治蜀、路無醉人。尤難數覯云。

第三節　衣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曰。（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漢書音義。弋。厚也。綈。繒也。）革舃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後漢書註。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釋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

魄玳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石山、謂歷超爲石山之文也。）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可知當日衣服之好尚矣。然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沈約宋書禮志。）今觀鄭康成、韋彪、馮衍、鮑永、周磐、符融、及逸民韓康、等傳可知。蓋輕視冠冕。以灑脫爲高。不但開陶靖節角巾之一派。亦魏晉清談輕脫之雛影也。

衣服之材料。多用布綾。（西京雜記。）羅、（地理志及郭憲洞冥記。）紗段繒、（蔡邕傳。）絹、葛、麻、錦繡冠之類。有幘、（蔡邕獨斷及後漢輿服志。）有帽、（劉熙釋名。）有布巾、（急就篇。古者士有冠無巾。惟庶人有之。）婦人則有冠子。（事物原始。）衣之類有汗衫、（中華古今註。）有襖、（物原。）有袄肚、（古今註。始漢光武帝。）裳之類有袴褶、（輿服雜事。始漢武時。）有袴、（明張萱疑耀。古人褲皆無襠。褌之有襠。起自漢昭帝。）有抱腹。（劉熙釋名。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履之類有履、有舄、有不借、（草履也。）有伏虎頭鞋。（中華古今註。）婦人之首飾。有五朵通草花。（物原。呂后制。）有面花。（酉陽雜俎。昭帝時制。）而裋褐則爲賤者之衣。（漢書貢禹傳。顏註。裋者謂童豎所著布衣襦。褐。毛布之衣也。）襜衣則爲廚人之服。（中華古今註。廚人襜衣。賤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梁與進食者或服之。蓋僅綵績胥隸。加褾衣。見武帝。廚人服也。）餘均與秦以上同。

第四節　仕宦之一班

漢人勢利頗重。權倖交橫。人輕犯法。仕途溷雜。行私罔上。詐僞相傾。觀元帝時貢禹奏言風俗。畧謂、(武帝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上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居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 仲長統昌言有曰。豪人貨殖。樂過封君。勢侔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及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平準書甚言捐納之濫。可以見矣。

第五節　任俠刺客

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尙。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漢初有田橫之客五百人。及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而灌夫、汲黯、鄭當時、朱雲、樓護、陳遵等。幷以喜任俠稱。馴至東漢。其風益盛。杜季良、（葆）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雖馬文淵、（援）亦愛之重之。而耿弇父況。至以俠游爲字。（袁衞、叢卓、段潁、賈淑、李固之子燮等。亦好任俠。）可想見當日之習尙矣。時尤慕荊軻之風。公孫述曾遣刺客。制來歙、岑彭、之死命。馬文淵之對光武有云。臣今遠來。陛下安知非刺客。而誕易若是。則以刺客之多。宜動色相戒也。且漢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習尙。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閻蕃本傳）第五種爲衞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

守董援。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於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後漢種傳大原守劉瓆。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瓆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瓚傳此盡力於所事。以行其義俠者也。至若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則有傅燮、李恂、樂恢、桓典、荀爽、諸人。以讓爵爲高。則有韋元成、鄧彪、劉愷、桓郁、丁鴻、郭賀、徐賀、諸人。輕生報仇。則有何容、郅惲、諸人。皆由任俠好氣。已成習尚。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能舉世以此相高。故國家緩急之際。尙有可恃以措拄傾危。以視名節絕少之國。國亡而奄奄無生氣者。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矣。

第六節　家法

蕭相國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史記蕭相國世家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前漢石奮傳而疏廣之示子孫。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之語。後世以爲名言。馬援之以書戒姪也。令其效龍伯高之敦厚周愼。而勿效杜季良之豪俠好義。此等謹飭之論。是亦士大夫救正其子弟驕縱者之一法也。後漢黨錮傳。范滂以黨錮逮捕。其母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夫滂母一婦人女子耳。而能勵其子以忠義。以此見滂之成立有自。而又可徵當時風俗之厚也。若夫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諂。其無恥已達極點。前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始爲郡吏。以高第王右扶風。內行修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竟代于定國爲御史。病將死。召其子咸。數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屛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曰。具曉所言。大概數咸諂也。霍光不能治其家。後竟遭族滅之禍。前漢霍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光子禹。兄孫雲。山。皆貴寵。山并縱。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霍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請。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顯欲貴其女。弒宣帝許皇后。光不忍發擧。光薨後。詩精湛。後顯。禹。雲。山。與范明友。鄧廣漢。謀廢立。事覺伏誅。顯。光之妻也。居家者可不戒哉。

第七節　分居

漢人以分居爲惡俗。如太史公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

（商君傳）賈誼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前漢誼傳）班氏地理志云、河內薄恩禮。好生分。潁川好爭訟生分。黃、（霸）韓、（延年）化以爲俗。皆以分居爲國俗之敝也。漢桓帝之時。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抱朴子）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邕傳）應劭風俗通。所謂兄弟同居爲上也。以分居爲惡。同居爲美。已成社會上普通之觀念。惟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不但可謂之達。其卓識附有與今日生計學理相合者。蓋同居共財。最長子弟之倚賴性。子弟之衣食常仰給於父兄。遂至不能生利。而僅能分利。故有子弟益多。而父兄益困。父兄匱乏。而子弟因之以無賴者。誠使胥天下之父兄而主張同居共財。是將胥天下之子弟而爲分利之人也。胥天下之父兄。因同居共財而困難。是將胥天下之子弟而歸於無賴也。豈非大戾於生計學理耶。若北魏裴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遵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做陸生之意。

預爲分定以絕其後爭。斯亦不慕同居共財之虛名。而務求切實者。

又按分居之俗。自來君主及士大夫。皆不以爲然。如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詔。二年八月詔。）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詔。）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詔。）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皆下詔禁止。或論罪。隋盧思道聘陳。以詩嘲南人。有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之句。唐李義山雜纂。以父母在。索要分析爲愚昧。宋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理。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祖父未葬。不得別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顧亭林痛斥江南之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日知錄。）是已。柴氏紹炳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椿、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幷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於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不害爲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耳。至於父子別籍。若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是則悖孼之大者。（然則分居未嘗不美。惟三國志所言冀州之俗。父子異部。更相毀

譽。顧氏日知錄所言。江浙之俗。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則眞惡俗也。

第八節　居鄉

漢士大夫居鄉。若召馴之德行恂恂。後漢召馴傳。馴字伯春。倜儻不拘小節。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張湛之詳言正色。後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許劭之品題鄉黨人物。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皇甫規之退汚吏而進自好之士。後漢王符傳。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鄉人王符至。規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王烈之化盜。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遺布一端。或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暮。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告烈。乃先盜牛者也。郭林宗之化凶德爲善良。後漢賈淑傳。郭林宗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其居鄉。遭母憂。鄉人賈淑。字子厚。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所共患之者也。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司馬均、陳寔、蔡衍、之

平爭訟。後漢賈逵傳。東萊司馬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觀鄙盟誓也。言令於少賓之前發誓也。陳寔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蔡衍傳。衍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詣衍決之。所平處。告曰無怨。有足多者。後漢書杜密傳。密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胡氏讀史管見曰。（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鄉里之式。若密者非惟患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能容之耳。） 愚謂劉勝居鄉。猶效袁盎、張竦、龍述。杜密居鄉。猶效陳遵、杜葆。爲劉勝易。爲杜密難。蓋惡直醜正之風。久行於世。劉勝之流。不失爲鄉愿伎倆。而偏與鄉里相宜。且居鄉而欲自見才具。遇事干涉。未免迹近武斷。常授訾議者以口實。杜密雖不至於武斷。而惡之者固多也。三代之盛治始於鄉。全恃

一二賢有力者。集鄉人而謀地方自治。若人盡如劉勝。則社會之事。誰與肩任。明高忠憲答朱平涵居鄉書。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我君。處江湖之遠。無事不爲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洞三光、徹萬物、而常存。）夫處江湖之遠而憂君爲民。其不能如鄉愿之流。一意沽鄉人之譽也。不待智者而知矣。劉勝者乃規避取巧之徒。焉能比杜密也。

第九節　鄉評

兩漢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高帝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行治。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武帝元朔五年。禮官勸學一詔。亦曰選鄉里之化。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故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王父假學縱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范滂少勵清節。爲州里所服。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

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東漢末葉。臧否人倫之風最盛。汝南有許劭月旦之評。遂以成俗。若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流俗亦恥之。故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至謂（假手倩字。妖怪百出。有識掩口。）蓋公是公非。無所假借。斯固三代直道之僅存者也。

第十節　婚娶

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貧人不及。故多不舉子。並見前漢地理志。王吉傳。及後漢王符傳。舉行之時。大率以父主婚。王吉傳。霸生。顏註。言其父主婚也。而有幕帷之俗。通典。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俱廢。有撤帳之俗。事物原始。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擲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結婚自由。司馬相如之於卓文君。離婚自由。朱買臣妻。因貧求去。配合之時。不論行輩。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惠帝之女甥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則外家諸姑也。又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陬欲尚之。武帝竟詔從其請。一夫多妻之制盛行。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仲長統昌言。重男輕女之風亦盛。宣帝時王吉上疏。至謂（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吉傳。晉灼曰。娶天子

（女曰尙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爲逆陰陽之位。）斯亦昧於敵體之義者矣。其時女子私夫不以爲諱。如武帝之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武帝至主家呼偃爲主人翁。後主竟與董偃合葬。（東方朔傳。）昭帝之姊安鄂邑蓋公主寡居。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丁外人侍主。是也。桓寬鹽鐵論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此等事司馬遷、班固、亦三致意焉。馬季長（融）謂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亦有心世道之言也。

第十節　喪葬

自漢文短喪之詔下。而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統計兩漢臣僚。爲父母服三年喪者甚少。鄧衍不服父喪。明帝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朝廷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自願行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又因兩漢喪服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循名義者常過無不及。除江革。東海王臻、原涉、（游俠傳。）銚期、韋彪、鮑昂、（鮑永傳。）袁紹、等之喪父母三年外。尙有爲

父及後母行六年服之薛包。（劉趙淳于傳。）為後母服喪三年之公孫宏。為舉主服喪三年之傅毅、荀爽、桓鸞。為郡將服喪三年之李洵、桓典、王允。以師喪持服之侯芭、馮胄。（前漢）（戴識。亦為朋友服喪三月。）以期功喪去官之崔寔、韋義、楊仁、譙元、馬融、陳寔、戴封、賈逵焉。人未死之前。則有生壙。（趙岐傳。）既死之後。則有招魂。（武帝於李夫人。）有挽歌。（田橫之客作薤露蒿里。）有行狀。（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甚多。）有堪輿相地吉凶。（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既窆之後。有碑文。（歐陽修集古錄。）有墓誌銘。（郭太傳。蔡邕自謂為碑銘甚多。亦有自作碑文者。如趙嘉、傅奕、杜子夏是也。）而墓上須種柏作祠堂。（鄧騭傳。）祠堂之內常設影堂。顧亭林所謂尸禮廢而像事興者也。墦間之祭始於周人。而漢人亦尚墓祭。橋元之死。曹操感其知己。於寒食時。自為文以炙雞斗酒祭於其墓。（製文為寒食墓祭。始此。）蓋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有因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班伯。）有上冢而大官為之供具者。（韋賢。）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於樊重。先主於霍峻。）有贈謚而賜之於墓者。（翟宗於陰興夫人。）有庶人而祭古賢之墓者、（東征賦。民亦禋其邱墳。）人情所趨。遂成風俗。其流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至乃市井小人。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蕃傳。）皆除太子舍人。此其壞禮教之尤者也。當時厚葬之俗。係沿春秋列國之舊。至於引盜賊之發掘。雖帝王陵寢。亦所不免。（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案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與劉更生向。諫起昌陵疏。所爲痛陳厚葬之禍。而引吳闔閭、秦始皇以爲戒也。若龔勝、張奐、王張薄葬以免發掘。貢禹、周磐、王符、趙咨、皆深不以厚葬爲然。楊王孫至裸葬以挽流俗。王孫答友人書。大概謂體魄無知。死欲速朽。趙咨與子書意同。其針砭當世。殊激切矣。（漢成帝・明帝・和帝・亦皆下詔禁民葬埋踰制・）

第十二節　淫祀

古者祀典。掌於秩宗。周禮春官一職。釐然不紊。春秋以降。漸有淫祀。秦漢之際。方士說興。淫祀更不可究詰。觀史遷封禪一書可知矣。然封禪書之作。史遷具有深意。其終曰。無有驗。無有效。其心如揭也。貢禹、匡衡、韋元成、谷永、力闢淫祀。漢之郊祀賴其駿奏。古制復存。然王莽末年。猶崇淫祀千七百所。應劭風俗通祀典篇。於淫祀及神

怪禁忌之事。多所指斥匡正。其正失篇。又力斥漢武封禪延壽。王喬仙令、東方朔大白星精、淮南王安神仙、王陽能鑄黃金、及天雨粟、日再中、虎渡河、馬生角、等說爲不經。王符潛夫論。亦甚言巫覡祈禱之糜費無益。宋均則師西門豹。禁河伯娶婦之故智。殺巫以禁九江公嫗奉神之俗。第五倫則按論依託鬼神恐怖愚民者。以禁會稽之淫祀。議論之正。立禁之嚴。固皆有心世道者。然迷信既深。有朝禁而夕弛。此息而彼興者。毋亦民智未開之故耶。

第十三節　佛道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徵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二師。應詔齎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不能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自此經三國以至六朝隋唐。遂爲佛教極盛之時代。道者、老學之支流也。老學有二派。

一丹鼎派。二符籙派。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道教即符籙派也。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同時張道陵亦傳此術。繼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眞人。奉爲天師。自是南北朝士夫習五斗米道者（五斗米即張道陵教派之名。）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陶宏景最顯於南。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

第十四節　奴婢

說文曰、奴婢古之罪人。按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即周官所謂罪隸之奴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神州舊俗。無所謂奴婢。有之乃從坐而沒入者耳。於戲、均產主義不復行於吾國。則人數中不能無奴婢一倫。吾滋痛爾。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當彼其時。乖父兄者子弟也。乖舅姑者子婦也。周官九職。臣妾聚斂疏材。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豈役於士大夫之家。如後世所謂官奴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漢書貨殖傳。齊俗賤奴虜。）

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家數千萬。又高祖本紀。五年夏五月。詔。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然若漢制嚴賣人法。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靑徐賊所掠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與唐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則猶欲從古之道。至若罪隸舂槀之屬。從坐沒入者。猶必卹愛之。是故漢制。有殺奴婢之禁。有灼炙奴婢之禁。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有灼炙奴婢論如律。免所灼者爲庶人。其後立奴婢與庶人犯罪平等之律。建武十一年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又其後詔從沒者悉免爲庶人。後漢書孝安帝本紀。永初四年二月。詔。沒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嗚呼、吾漢世蓋儼然有釋奴之風矣。顧亭林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令出貲雇募）。苟不由此。則對於奴婢。苛虐既失之。寬縱亦失之。無已、則有取於袁氏之治家。袁氏世範治家篇。言待奴婢最詳。多可取。然尙未去奴婢之名也。吾知他日世界進化。對於奴婢必有兩事。一在實行一妻之制。而先之以唐甄之去奴婢。唐甄潛書。有去奴婢一篇。書去闇也。則庶幾近古之風。而不須別立禁制也。

第十五節　詩歌

漢人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前漢王式傳）又自孝武立樂府而采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焉。（前漢藝文志詩歌類）雖然、賦亦古詩之流也。故當時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倫。皆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兒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著忠孝。（班固兩都賦序）其作用。與今之報紙等。以予所聞。東方朔不失爲主文譎諫。相如、揚雄、則常以貢媚獻諛爲事。班固兩都。張衡兩京。庶乎諷諫切至者。又徒歌爲謠。若翟方進壞陂之謠。（前漢本傳）趙飛燕張公子之謠。（前漢外戚傳）及桓靈時之童謠。（後漢本紀）或刺政貪。或言黨禍。或指中常侍之亂。皆係實錄。足以警戒人主焉。

漢武柏梁臺聯句。有（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之句。足見當時臣下。能指斥時事。而朱虛侯（劉章）之耕田。張衡之四愁。梁鴻之五噫。蔡琰之悲憤。江都王建女細君之悲愁。皆發於憂國愛國之忱。不可多得。以及班婕妤怨

歌行之（涼飈奪炎熱。恩情中道絕）辛延年羽林郎之（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陌上桑之（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竇元妻所歌之（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不但見其愛情之纏綿。節操之凜烈。亦卽所以諷人主、使之注意新故也。其對於循吏之有感情者。除白公、召父、杜母、買父、外。其朱暉、張堪、范丹廉、范樊噫、等傳。可取而觀焉。以視穎水之歌灌夫。印纍綬若之歌石顯。好惡逈不侔矣。嗟夫、（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此卓文君之白頭吟也。可以增人豪氣。（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此漢鐃歌之戰城南也。可以激發人尚武精神。至諸葛武侯爲梁父吟。崇拜義俠。其自負亦豈小耶。

第十六節　言語

（甲）名稱。　一、先生。漢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如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又鼂錯傳、諸公皆稱爲鄧先。貢禹傳、脫以生有伯夷之廉。或稱先。或稱生。顏注、皆訓爲先生。是也。二、足下。足下乃戰國時

人主之稱。（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及蘇秦說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皆稱足下。是也。）楚漢之交。酈生說沛公亦稱足下。漢興猶然。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大尉臣勃、主客臣揭、等。再拜言大王足下。是也。後遂爲彼此通稱矣。三、門生。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至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見歐陽公孔宙碑陰名數。）顧亭林則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引郅壽傳、竇憲使門生詣壽。楊彪傳、王甫使門生辜權。以憲外戚。甫奄人。不應有轉授之門生爲證。實則二說皆可存也。四、臣。對人稱臣。亦戰國之餘習。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天下已定。廷臣對諸侯王雖稱臣。其後此風遂息。僅王官於國君。屬吏於府主稱之。然漢之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之遺諸侯王書稱臣。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如高祖之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景帝之對竇太后。皆稱臣。是也。五、人君。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顏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是人臣亦可稱人君也。六、本朝。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

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亦謂之郡朝。後漢劉寵傳。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是也。七、殿。人臣之屋稱殿。觀漢書霍光、黃霸、董賢、等傳。及三國志張遼傳可知矣。八、法駕。後漢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是法駕、人臣亦得稱之也。九、萬歲。萬歲爲當時相慶賀之通稱。後漢吳良傳注。引東觀漢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及後漢韓稜、馬援、馮魴、等傳。亦多稱人臣爲萬歲。是也。然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疾。而卒以見殺。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

母家。亦謂之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安定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宋黃山谷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也。

(乙)諺語。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鄭世家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吳傳贊)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袁盎傳贊)不知其人視其友。(張馮傳贊)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將軍傳贊)百里不服樵。千里不販糴。(貨殖傳)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同上）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同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游俠傳）人貌榮名。（同上）利令智昏。（平原君虞卿傳贊）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傳）此見於史記者。千人所指。無病而死。（王嘉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東方朔客難）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賈誼傳）前車覆。後車誡。（同上）投鼠而忌器。（同上）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韓信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韋賢傳）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等傳）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蕭望之傳）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揚雄傳）楚人沐猴而冠。（項籍傳）婦兒人口不可信。（陳平傳）以管闚天。以蠡測海。（東方朔傳）狧糠及米。（吳王濞傳）此見於前漢書者。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傳京師諺）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卽朱震也。陳蕃傳三輔諺。）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劉聖公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馬援傳馬廖引）貴易交富易妻。（宋弘傳）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虞詡傳）孤犢觸乳。驕子罵母。（循吏仇覽傳）此見於後漢書者。又劉向別錄引、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新序引、蠹啄仆柱梁。蚊芒走牛羊。應劭風俗通引。（狐欲

渡河。無奈尾何。）（婦死腹悲。惟身知之。）（縣官漫漫。怨死者半。）（金不可作。（音做·）世不可度。）（點破桑皇漢武·）桓譚新論引、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牟子（東漢牟融·）引、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易緯引、（一夫兩心。拔刺不深。）（躓馬破車。惡婦破家。）（崔寔四民月令引農語、（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鄭康成月令注引里語、（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馬總意林卷四引漢王逸正部論、（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意林卷五引魏子、（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

右所舉或達世情。或識治體。或持清議。或寓譏諷。亦可略考當時民情矣。而尤以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之語。爲切中時弊。

（丙）方言。　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此易考見者。揚子方言。其目甚繁。難於枚舉。今將許氏說文中方言之最著者錄於下。

僸（僸同·宋衛之間·謂華僸僸·方言·凡美容謂之奔·或謂之僸·宋衛曰僸·段玉裁按僸亦作僸·僸僸·輕薄美好貌·按晉郭璞謂·美容曰飄僸·或謂之飄飄僸僸·）

倩 人美字也東齊壻謂之倩段按郭云言可借倩也今方俗壻謂請人爲之

伱 乃里切音近昵上聲秦人呼旁人之稱玉篇云余也按小學諸書皆詳於自稱而略於稱人之名爾雅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朕余躬身也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疏家謂賚畀卜當訓賜予之予與自稱無涉其餘則自稱之名故郎史傳所記稱人之名曰君曰公曰卿均尊之之辭若足下陛下閣下執事則非不敢直呼其人而指其左右皆未可通稱其與我爲對文者惟稱子爲雅馴孟子子亦來見我詩子不我思如爾汝則爲輕賤之辭故孟子以爲非人所願受爾汝之音轉之爲而爲若爲乃小爾雅而乃爾若汝也通雅爾汝而若乃一聲之轉爾古文爲尒俗加人旁作伱讀爲乃里切今世俗所通行者

姎 女人自稱我也按郝戶部爾雅義疏今伊犁烏魯木齊閩民稱女曰姎哥而後漢書長沙武陵間相呼爲姎徒章懷太子注姎音胡朗反入匪母竟與吾萍鄉土語自稱曰頎頎之入匣母者適合頎去聲有下渥切夫范書本訛長沙武陵之語吾鄉援撰長沙縣意孫吳建縣之初縣境當有劉自長沙者古音古語猶有存者可謂予說孤證又按姎轉爲卬字訓音通爾雅卬我也自稱之名吾鄉人自稱曰頎有引卬須我友爲證者義卬既可證頎則頎實可證姎矣卬爲姎之轉姎爲頎之正故郭注爾雅亦云卬猶姎也又北人稱我曰俺郝戶部謂俺與姎卬我亦一聲之轉俺音近暗而萍語頎字或讀如德吾萍前輩劉金門宮保詩所謂幸簡衡字萍語稱人曰（衡）盥俺及看龍船者也俺爲姎之轉俺德音近則用頎如用俺用俺如用姎也

婿 楚人謂女弟曰婿

爐 遲鈍也閩爐亦如之長蠢閩爐浙者方言曰阿帶愚獃貌阿入聲帶平聲一曰阿獃按吾江西及湖南謂癡獃爲帶子帶癡爲帶帶子

娃　圜深目貌也或曰吳楚之間謂好娃段注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故吳有館娃之宮娃於佳切音哇今其地管人美好之事尚稱好娃

姐　蜀人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從女且聲讀若左段注羌人呼母一曰慢按吾江之西萬載人呼母亦曰姐

孎　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言大孎

嫛　秦晉謂細爲嫛

捈　自關以東取曰捈方言曰捈索取也從手余聲一曰覆也

喌　呼雞重言之從吅州聲讀若祝段注當云喌喌呼雞重言之也淺人刪之耳夏小正正月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按一本作相粥粥呼也粥喌古今字雞聲喌喌故人效其聲呼之風俗通曰呼雞朱朱喌與朱音相似祝者引致禽畜和順之意則祝當重謂喌喌讀若祝祝也左傳州吁穀梁作祝吁博物志祝雞翁善養雞故呼祝祝

咦　南陽謂大呼曰咦

嚘　烏過切吳人呼狗

唴　羌去聲秦晉謂兒泣不止曰唴

聹　益梁之州謂聾爲聹秦晉聽而不聰聞而不達謂之聹

聵[illegible]

瞷 [illegible]偏合也，一曰[illegible]視也，嗟語。

[illegible] [illegible]謂瞋目[illegible]視曰瞯目。

餪 乃管切，音煖。女嫁三日送食曰餪。

餽 吳人謂祭曰餽。

膛 [illegible]州[illegible]人言人[illegible]謂其肥謂之[illegible]假借作[illegible]爲[illegible]亦云[illegible]子王[illegible]

膘 [illegible]若釋牛脅[illegible]前合革肉也疏[illegible]合革肉者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劑也七發所謂犓牛之膘毛傳云射左膘三蓄云膘小腹兩邊肉也繇數超切

今俗謂牲肥者曰膘壯，音如標。

夥 齊謂多也方言曰大物盛[illegible]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按今楚人[illegible]猶

腓 匹絳切，肥貌。唐林寧古之正字。[illegible]人謂體肥爲腓，郭璞注云[illegible]

攄 又取也。方言中謂之攄，取也，南楚謂之攄。閒凡取物泥中謂之[illegible]，或謂之攄。按[illegible]

八 別也。段按：今江浙俗語與人分別曰八，吳[illegible]亦讀若把。按吾江西及湖南[illegible]人謂之八，音與入則

此說文中之方言也。至於毛與多謝等語。則又可以考焉。

毛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師古注。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音毛。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李賢注。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按謂無爲毛。兩漢唐宋相沿已久。曾慥高齋漫錄載。錢穆父折簡召東坡食晶飯。以鹽蘿蔔飯爲三白。東坡再召穆父食毳飯。以毛鹽毛飯毛蘿蔔爲三毛。謂以毛爲無。乃蜀語。又佩觿集。河朔謂無爲毛。通雅。江楚廣東呼無曰毛。

多謝 辛延年羽林郎詩。多謝金吾子。漢書趙廣漢傳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千萬問訊也。陶靖節詩。亦有多謝綺與用之句。

阿誰 蜀志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失。

手下 江表傳。孫策謂太史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又曰。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

負 老母之稱。史記高祖本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漢書注。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古語謂老母爲負耳。

公 婦謂舅也。前漢書賈誼傳。與公併倨。

了了 慧也。曉解也。後漢孔融傳。小而了了。大未必奇。

收債 職國策。馮諼爲孟嘗君收責於薛。史記作收債。

媼 母老之稱。史記高祖本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鬖 楚人謂於楚髮

姐 釋名青徐呼女曰姆媼作也女始生人意不喜作然也揚子方言與人謂女曰姐五故切音讀

嫣冥 前漢外戚傳燃妍太息法晉灼曰三輔謂惡然面省效曰嫣冥嫣妍猶嫣冥也

寄居 前漢息夫躬傳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

不中用 史記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小家子 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

主人翁 史記范雎傳主人翁習知之

十八九 漢書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

年紀 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

分付 漢書游俠原涉傳分付諸客

交代 漢書蓋寬饒傳及漢書交代白虎通義封禪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

什物 後漢宣秉傳卽賜布被帳幃什物

曉示　漢書循吏黃霸傳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閭方曉示姓超條令曉示廢居王

主者　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後漢劉陶傳事付主者又主者旦夕追促欒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

傳語　後漢清河王慶傳令實傳語中常侍

收拾　光武紀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人羸弱不能收拾者

尋思　漢書循吏劉矩傳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見在　鄭康成周禮夏官藁人亡者闕之注閱猶除也弓弩矢箙寡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比數　鄭康成周禮大司馬簡稽鄉民注簡謂比數之

先輩　鄭康成詩采薇箋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如今　鄭康成詩杕杜箋征夫如今已閒暇可歸也

雜碎　後漢仲長統傳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普請　三國志呂蒙傳孤普請諸將吾司擊征

牢固　三國志陸抗傳吾嘗素江陵而遂西陵戍江陵牢固乎

享福 後漢書郎顗傳：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久住 蜀志諸葛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

暫住 吳志鍾離牧傳：聞君意願，故來暫住。

長住 易林：乾作聖男，坤作智女，配合成就，長住樂所。

扇 須緣切。淮南子：左擁而右扇之。又束晳補亡詩：八風代扇。

開張 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諸葛孔明前出師表：誠宜開張聖聽。

臨場 後漢劉表傳論：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

辭謝 史記呂后紀：代王使人辭謝。

清亮 後漢郎顗傳：清亮自然。

奉行故事 書：率百官若帝之初。傳：頌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管事 史記李斯傳：趙高以刀筆吏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那 音乃賀切。後漢書：公是韓伯休那。注：那，語餘聲。

些　款乃 柳州山人集宋玉之些子雲之款乃皆方言也款乃音襖靄湘中人泣舜之餘聲也

罷休 史記吳王謂孫武曰將軍罷休今蘇州語謂罷必綴一休字

抓 音爪搔也搔也見淮南子

數 責人也范雎之數須賈漢高之數項羽是也今蘇州謂責人曰數說

膩 周禮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膩亦黏也今蘇州謂黏黏亦曰膩

鑽 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鑽即鑽營之意今謂善趨權勢曰善鑽謂善鑽者爲頭尖猶鑽物之鑽取尖而易入也又吾蘇語謂入曰鑽如進去曰鑽進去

好弄曰闒孱鑽是也

放手 後漢書瓊吏放手今蘇州謂貪縱爲非曰放手

卒暴 前漢陳湯傳與卒暴之師卒音猝今太倉州謂性卒急爲卒暴

勃窣 窣音蘇入聲司馬相如傳媻姍勃窣上金隄今嘉定呼人體笨行步不輕捷曰勃窣

佁儗 音如蟻試讀人進退不果也司馬相如賦佁以佁儗師古又音態礙今嘉定亦有此語

發笑 前漢司馬遷傳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嘉定俗指可鄙笑曰發笑

襬襶　古嬲曉今世襬襶子觸熱向人家今俗謂人懶惰不振作及不自整理物件曰襬襶而爲定謂人性乖劣曰襬襶

鑒糟　漢書王莽傳鑿闕卑下注世俗以盛死殺人爲鑿糟蓋血肉爛之意也今俗謂污穢之物曰鑒糟而京師罵卑之語亦本於此轉

蒂芥　前漢書賈誼傳細故蒂芥何足以疑注蒂芥小鯁也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曾不蒂芥按今俗謂小嫌曰芥蒂

掉磬　禮內則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隱氏云北謝人謝相激事爲磬歷識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按即今俗語所謂掉皮之所本掉

幾所　里所　前漢疏廣傳問金餘尙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張耳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

無賴　漢書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客作　野客叢談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呼人曰客作兒按陳從易詩批[illegible]客作兒今人斥受雇者爲客作此語殆始於南北朝故宋翻謂人曰邪家小兒爲人客作

章表可知按從漢匡衡傳衡乃與客作而不求價三國志集先識則爲人客作能食而已則此語殆始於漢

癡種　越絕譯慧種生聖癡種生苔今嶄定俗罵人曰癡種

乞兒　漢官儀曰明帝臨軒雅歷二府光祿壯醞而太尉府獨卑陋類宗東觀璞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老狗　漢武故事栗姬嘗罵上爲老狗

酒家兒　見欒布傳

無狀子　見前漢書。

嬭嬭　焦仲卿妻古詩云：媒人下牀去，諾諾復嬭嬭。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曰：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妹壻　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曰岐妹壻之故風志于融。

郎君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談，卿可以語。連連往詣恪，恪不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云。

先後　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古謂娣姒，今關中呼爲先後。

累重　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田作。注：累謂妻子家屬也。今嘉定俗呼妻子曰賤累，又子女多曰累重。

眷　親屬也。字或作婘。史記樊噲傳：誅諸呂媭屬。又五代史[illegible]緯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巍省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按今通稱有家眷、女眷、親眷之目。

索妻　即娶妻也。關羽傳：孫權遣使求羽女爲子婿。又齊書房陵王傳：獨甚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今臨晉亦謂娶妻爲索妻，而晉齊則謂之討親，討亦索之義也。

有身　高帝紀：已而有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身多作娠，蓋古今字也。今俗亦有謂懷孕爲有身者。

主故　見後漢書。

亡聊賴　無所事事也的漢張釋之傳尉譬亡聊賴

不快　後漢華佗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今俗謂人有病曰不快活一曰不舒服自稱有病亦然

人道我　毛詩願言則嚏注曰今俗人嚏曰人道我今人噴嚏必曰有人道我

沽寒　史記滑稽傳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沽寒吾萍語謂有寒疾亦曰沽寒

財主　世說陳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鮮翠　王伯厚困學紀聞評詩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盛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婕妤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聲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當　正字通凡出物質錢俗謂之當後漢劉虞傳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注當音丁浪反

搜牢　牢存深後漢董卓傳卓縱放兵士突其居舍淫略婦人劉慮資財謂之搜牢注音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

姘　倉頡篇男女私合曰姘漢律與妻婢姦曰姘又齊與女交罰金四兩曰姘

相公　顧亭林日知錄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騎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阿　顧亭林日知錄隸釋漢殺阮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與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閩

巷之婦以阿繫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賀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禰衡遊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拊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婦人以阿繫姓則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淵妻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謹按以阿繫其名者始於漢盛於南北朝唐陸龜蒙小名錄所載漢武陳后名阿嬌曹操名阿瞞蜀後主名阿斗王濬名阿童王忱名阿大殷浩名阿源王瑞之名阿林郗恢名阿乞王猶齡名阿齡王蘊名阿興王敬璩名阿璫石蘊名阿鐵劉敬宣名阿穆衛瑜名阿遠陶潛名阿舒劉瓛名阿稱是也

幺

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內有幺錢貝貨五品內有幺貝布貨十品內有幺布班彪王命論幺麽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尫幺爾雅幺幼注曰系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故僕人有幺孫之稱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幺亦取此義顧亭林曰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幺是也唐書鶻裘傳盤祀貌幺陋宋史岳飛傳楊幺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幺故曰楊幺俗作么非

第十七節　漢末風俗之復古

王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雖有何武、鮑宣、高固、及辛慶忌、三子之不附莽而死。翟義、賈萌、張充、諸人之討莽而死。龔勝之不應徵而死。曹竟之不附莽而死。於赤

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之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彭宣、王崇、邴漢、梅福、逢萌、之不附莽而去。胡剛、郭堅伯、郭遊君、楊寶、牟長、高翊、高容、洼丹、孔子建、郭憲、之不仕莽。王譚、文參、之不從莽。足以立懦廉頑。少答百年前漢武表章六經。尊用儒士之盛意。然歲寒松柏。寥寥無幾。蓋由西漢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也。光武、明、章、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葉。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范蔚宗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傑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信不誣也。

第三編　浮靡時代（濁亂時代）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隋

第一節　清議

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時朝廷用人。率多採之。頗足以挽勢利貪緣之習。故魏之何夔杜恕。皆注重鄉評。陳羣遂立九品中正之法。晉因之鄉邑淸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深足勸勵。故有被議坐廢者。如陳壽、閻義、（晉書何攀傳）卞粹、諸人。是也。有被議貶黜者。如韓預、（張輔傳）李含、王式、（卞壼傳）溫嶠、任讓、（華恆傳）周勰、（韓康伯傳）陳暄、（孫慶之傳）諸人。是也。南史宋武帝齊高帝紀。於受禪卽位大赦下詔。皆有犯鄉論淸議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等語。先注者、卽被議爲中正所注者也。淸議之嚴如此。而又皆持之於中正。用以區別流品。亦六朝之一特色。雖法久弊生。中正不盡秉公。或上下其手。然鄉閭之淸議自峻也。

第二節　流品

曹孟德旣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以盜嫂受金爲無害於才。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貪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然於愼重流品之風。毫無所損。晉宋以來。已成普通觀念如宋王道子之不呼蔡興宗坐。王球之不令王宏就

坐。梁羊侃之拒宦者張某。曰我狀非閹人所坐。是也。顧氏亭林曰。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頌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嗚呼、觀顧氏所言。知流品之關係於廉恥上者不小也。

第三節　門第

中國階級制度。已爲周末遊說所破。乃至六朝而轉嚴。當時以望族爲士。平民爲庶。有寒門。次門。後門。勳門。役門之類。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若大經地義。大抵士庶不得通婚。其不幸而與庶族通婚者。則爲士族之玷。化士庶界限。當以通婚爲第一義。然南朝最著之望族。若瑯琊王氏。陳國謝氏等。惟與皇族聯姻。不必本國淸門。北朝最著之望族。若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淸河博陵二崔氏等。苟非士族。雖帝王亦不與聯姻。界限之嚴。不但侯景之凶強。不能強與王謝聯姻已也。又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卽爲沈約所彈。故當時庶族。有一起居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爲榮幸。而終不得者。如齊紀僧眞詣江斆。斆不答是也。甚至納貲爲士族門生。以求進身。蓋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傔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觀晉書劉隗傳。宋書徐湛之。謝靈運。顏竣。顏琛。等傳。南齊書劉懷珍。謝超宗傳。南史齊后妃傳。可知矣。然當人子

弟。多願充之因中正之弊。既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究竟士族亦無他長。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心目中惟知有門第二字。（北史崔㥄傳。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而任事又不能不借重寒人。此南朝所以多用寒人掌機要也。

第四節　氏族及名字

自五胡雲擾。種族殆不可辨識。於是衣冠之族。不能不自標異。乃假中正以重其門閥。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然當時同姓通譜之風最甚。（通譜之事。晉以前未之有。）如石勒之引石樸爲宗室。孫旂之與孫秀合族。（見晉書石苞孫旂二傳。）侯景之託侯瑱爲宗族。崔浩之與崔寬相齒而厚撫之。（魏書崔元伯傳。）杜佺之延引杜超。（北史杜佺傳。）韋鼎之作韋氏譜與韋世康。是也。此又適爲庶族連絡士族。依附士族之一善策。雖其中亦有同族而不同望者。（魏書。高陽王雍傳。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又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是亦北人偶染南人之習。（顧亭林云。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閈而各自爲族者。引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爲證。）實則氏族未有不混淆者。又

冒姓始自漢之呂平、（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灌孟、（史記灌夫傳。）堂邑甘父、（漢書西域傳注。）等。而魏晉以來尤盛。甚至以異姓爲人後。如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而賈謐之後賈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譏。宋許榮上疏。至謂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婢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宋書王道子傳。）可見當時冒姓之多矣。庶族因界限之嚴。或藉通譜冒姓。以僥倖仕進。士族因通譜冒姓多。則亦有難完全其爲士族者。至隋罷中正。而氏族始廢焉。

名與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是也。

六朝人最重避諱。有聞諱徒跣者。謝超宗王亮等。（南史本傳。）是也。有聞偏諱而斂容者。蕭

琛（南史）是也。有聞諱必哭者。有諱其與諱同音之字。而與人書全不稱及者。有人來書疏犯其父諱。竟對之流涕。不省公事者。有父諱雲而呼紛紜爲紛烟者。有父諱桐而呼梧桐樹爲白鐵樹者。有父諱昭而一生不爲昭字。惟依爾雅火傍作召者。幷見顏氏家訓風操篇。

幼小之名謂之小名。長則更名。而以小名爲諱。或長亦以小名行。如呂后之名娥姁。武帝陳后之名阿嬌。光武郭后之名聖通。鄭康成之孫名小同。光武之名秀。揚雄之子名童烏。此長而不改者也。司馬長卿之名犬子。匡稚圭之名鼎。劉禪之名阿斗。曹孟德之名阿瞞。臧宣高（霸）之名寇奴。班惠姬之名昭。此長而隱其名者也。晉宋以來。小名尤盛行。觀陸龜蒙小名錄。可知矣。

第五節　仕宦

中正取士。權歸著姓。惟梁置州重郡崇。鄉豪專典授薦。頗無膏粱寒素之隔。此外若晉王戎選舉。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雖爲傅咸所奏。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齊之鄉

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寖以成俗焉。（通志選舉略）梁徐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者以財貨取進。守道者以貧寒見沒。（南史勉傳）隋之選舉冒濫。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通志選舉略）加以其時專尙詞賦。士習浮澆。尤不以奔競爲恥焉。顏之推家訓涉務篇曰。多見士大夫。恥涉農桑。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以此消日。又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及勢利既失。遂爲駑材。此可以知當時仕宦伎倆矣。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南史陳卞彬傳。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遺迎贈甚厚。此可以知當時炎涼醜態矣。

第六節　名節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人臣之慣技。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元虛。乃奉璽綬勸進。王謝爲司馬氏世臣。而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導曾孫宏又爲宋佐命。謝安之孫澹。亦持册於宋祖劉裕。謝朏歷仕宋齊梁。如三嫁之婦人。而世俗不以爲怪。名節掃地矣。然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風勁草。未嘗無之。宋之袁粲。梁之韋粲。千古流芳。淵明歸隱。不失爲晉處士。晉河南辛恭靖之言曰。寗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晉書忠義傳齊新野劉思忌之言曰。寗爲南鬼。不爲北臣。南齊書魏虜傳宋沈攸之之言曰。寗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南史本傳宋石頭城之謠曰。寗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見南史褚淵傳英風勁氣。肝膽照人。上溯之魏。魏以不仁得國。而魏文又最慕通達者也。然猶有王淩、文欽、毌邱儉、諸葛誕、諸人。故氣節在當時。雖居少數。亦不能謂全無人也。

第七節　清談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之祖述老莊。而阮籍、復以不遵禮法繼其後。籍常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蝨之處褌。厥後王衍、樂廣、慕之。倶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

樂爲稱首。後進莫不競爲浮誕。遂成風俗。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間有斥其非者。劉頌每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裴頠之著崇有論。江惇之著通道崇儉論。卞壼之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熊遠、陳頵、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以挽回頹俗。而習染既深。竟有江河日下之勢。蓋其風氣所自。一由於東漢之苦節。程子云。一由於魏文之慕通達。傅元云。一由屢經喪亂。中原塗炭。厭世主義遂以發生。於是酒色棋局。皆爲清談之後勁。當時除陶侃之甓。溫嶠之裾。祖逖之楫。顏之推、王通、之學問。卓然流俗。陶淵明之酒。嵇康之琴。謝安之東山妓。謝靈運之登山屐。獨有寄託外。其餘胸無挾持。徒矜尙風流。翩翩濁世。若今日士大夫。沈酣於花酒鴉片麻雀中者。乃完全亡國之資料。然大勢所趨。衆人方以爲高妙。非此則謂之不達。雖有志之士。亦有因之不能自主者。亦可慨已。士人學問。不出莊老。佛經專爲清談預備。而文詞亦

購名士之代價。而清談者之家珍也。綺靡輕薄。風俗日漓。燕泥庭草。遂以買禍。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以人主而與臣下競文詞。其好尚可知矣。南史恩倖傳論清談之弊。士大夫不親政務。致小人得以倖進。是不刊之論也。

第八節　佛老

清談之資料。佛老最有價值。當時佛學。直掩過老學。然鮮能知佛之作用者。多謂事佛可以求福。至於號取寺名。詔用佛語。人以僧名。如王僧達王僧虔之類。不可枚舉。幾若無事可以離佛。非誤以佛爲神。即誤以佛爲厭世也。

第九節　鮮卑語

其時鮮卑人事戰爭。而漢人事耕稼。有古秦人待三晉之風。而漢人亦謹事鮮卑人。學鮮卑語。以求自媚。隋書經籍志所載學國語之書即鮮卑語。至夥。幾如今人之學東西文也。此事觀北齊書神武紀。及顏之推家訓。即知其詳。

第十節 美術

魏晉之士。放棄禮法。不復以禮自拘。及宅心藝術。亦率性而爲。視爲適性怡情之具。且士務通脫。以勞身爲鄙。不以玩物喪志爲譏。加以高門貴閥。雅善清言。兼矜名藝。然襟懷浩闊。見聞而外。別有會心。詩語則以神韻爲宗。圖畫則以傳神爲美。二王書法。開逞姿媚。遂開南派之先。推之奏音審曲。調琴弄箏。亦必默運神思。獨標遠致。旁及博奕。咸清雅絕俗。以伸雅懷。美術之興。於斯爲盛。晉代以降。學士大夫以書畫奕棋相尙。以言乎書法。則南人長於書帖。北人長於書碑。以言乎文詞。則南人清新俊逸。北人磽确自雄。美術之分南北。始於東晉。歷晉至隋。相沿不革。南朝之士。兼喜賞鑑。畫品錄於謝赫。書品成於庾肩吾。品第優劣。人各繫評。姚最諸人。遞有賡續。若碑英著於梁元。鼎錄成於虞荔。刀劍譜於陶隱居。則又由賞鑑而兼考古。然其書皆出於南人。自西魏滅梁。祕閣二王之書。入於北朝。爲顏之推所祕。王褒由梁入周。北人多習其書。庾信江總。又以輕綺之文傳於北土。迄於初唐。美術漸泯南北之分焉。又

按以奕品畫人入正史。亦始於南朝。南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東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劉繪傳。弟瑱字士溫。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爲第一。劉係宗傳。少便書畫。是也。以其好尚既專。精絕足傳也。書法之美。朝廷幷拔擢之。故顏之推謂厮猥之人。多以能書見用也。

第十一節　婚娶

不論行輩。如宋蔡興宗以女妻姊之孫袁彖是也。以婦女爲買賣。故注重財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云賣女納財。買婦輸絹。魏齊時尤甚。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婚嫁財幣。爭多競少。觀魏文成帝之詔。及封述傳可知。妾媵繼室各處。好尚不同。顏氏家訓後娶篇。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欲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己直者多有。然北齊百官。大率無妾。因其時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刼制爲婦德。能妬爲女工。宋世宮闈穢亂。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爲畏途。且凡爲公主者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斅當尚主。明帝使人代數作辭婚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勵之。又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率取后族。一夫一妻之制。實成於

自然。若宋廢帝。爲姊山陰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與股錢射他隣女有同。）則又儼然一妻多夫之制矣。其時士庶多不通婚。（梁武帝謂侯景曰。王謝門高。當於朱張以下求之。齊沈約彈王源曰。王滿連姻。實駭聞聽。北史崔巨倫之姑不肯令其姊屈事卑族。）通婚之時。往往比量父祖。故庶族以娶高門士女爲榮。即夫家坐罪沒官之婦女。寒人得之。且榮幸無比。觀北齊書郭瓊、孫搴傳。可知矣。喪娶始於春秋。魯公子遂之納幣。（文公二年。）而漢文帝短喪之詔。亦云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是喪娶甚多。六朝尤甚。石勒之禁國人在喪嫁娶。（晉書載記。）張輔之貶韓預。劉隗之奏王籍之、顏含。固當時僅見者。（晉書本傳。）

第十二節　喪葬

晉代期功之喪。猶以爲重。自祖父母、伯叔父母、以至兄弟姊妹妻子之喪、初喪去官。除喪然後就官。（見王純碑。陶淵明歸去來辭傳。自序。晉書哲綴韓光傅成等傳。及潘岳悼亡詩。）非此則上挂彈文。下干鄉議。自謝安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雖阮籍以居喪食肉坐貶議。而六朝此種風氣。未嘗少息。甚至國恤宴飲。毫不爲異。皆輕藐禮法之結

果也。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後遂以爲常。如晉賀循爲武康令。嚴禁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之俗。（晉書本傳）是也。有遷葬之俗。梁書顧憲之傳。衡陽土俗。山民有病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木。洗枯骨。名爲除祟。是也。厚葬之俗最甚。如杜預、徐苗、石苞、庾峻、（晉書）王徽、郝昭、裴潛、（魏書）到漑、（梁書）之遺命薄葬。固不可多得者。

墳墓必擇吉地。謂之相墓術。此術之流傳。世謂始於晉郭璞。故璞有葬經一書。今觀璞本傳。稱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爲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傳名之確證也。而葬術之行。實卽由此時而盛。晉書周光傳。載陶侃聽老父之言。葬其父於牛眠之地。卒爲三公。南史齊劉后、荀伯玉、梁杜嶷、各傳。皆言相墓事。而孔恭、高靈文、及富陽人唐寓之祖父之相墓。亦見南史。（南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爲天子。）

齊紀。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詭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沈文季傳。齊時富陽人唐寓之祖父。亦以圖墓爲業。

可見六朝時此術已盛行。又如梁昭明太子傳曰。不利長子。梁吳明徹傳曰。最小子大貴。南史則術家長房小房之說也。宋廢帝以不爲父孝武帝所愛。將掘其陵。太史言不利於帝而止。則術家神煞禁忌之說也。

相墓之術。多緣飾陰陽家言。後世惑之。以爲窮達壽夭。皆卜葬所致。於是趨吉避凶。有久淹親喪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蔭家之肥。已爲不仁不智矣。又況迷信龍脈風水。山川封禁。至數十里。富有礦產而不之開。不但爲東西文明國人所竊笑。抑亦富強政策之一大阻力也。夫郭璞葬經。世稱僞託。楊、曾、廖、賴、及近代術士諸書。尤支離詭異。不足憑據。且風水之說。至宋始盛。而自宋以來。闢其謬者亦復不少。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又涑水與橫浦、東山、梨洲、四家。并闢鬼蔭。前清名臣張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庵、以及儒者張稷若、張

考夫、盧子弓、輩。均斥風水之非。其言激烈切直。固深冀流俗之一悟。若翁普恩東安禁金罐示。痛言遷葬之害。亦有心世道之言也。再考記言成子高之葬。以擇不食之地爲囑。以爲死不可有害於人。博物志言澹臺子羽之子溺於水。遂以水葬之。墨子節葬篇。言堯道死葬蛩山之陰。舜道死葬南己之市。禹道死葬會稽之山。尸子言禹治水爲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呂氏春秋安死篇意同。無所謂吉凶也。唐呂才亦引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以證古不擇地。此種迷信。古今有識之士皆能勘破。若夫曹操作疑塚。令人莫識其處。以免發掘。而魏祚不永。魚朝恩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富貴壽考。不損毫末。試問信風水者。何所據以信其必然乎。當此民窮財盡時代。而迷信不破。勢非焚禁葬書。嚴治葬師。幷定阻撓開礦之律不可也。悲夫。

第十三節　言語

(甲)名稱。　一官、南北朝謂帝爲官。是也。二公、南北朝朝士相呼爲公。是也。宋書顏延之傳。

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語及楊愔。謂稱爲楊公。此見公爲平日熟稱。故出於不覺。又陵以稱公於輕脫。自謂有之。爲雜稱。所從徒曰公。見本紀。鼂錯父稱錯爲公。見錯傳。三兒、對兒亦自稱兒。齊安德王延宗傳。後主謂其兄延宗曰。幷州阿兄取兒今去。是也。四娘、北史后妃傳。言齊之姬侍稱娘。是也。五卿、陸慧曉、斛律信、皆以卿爲輕賤之稱。是也。南齊書陸慧曉傳。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北史斛律光傳。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謂庶曰。暫來見卿。遂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六內外兄弟、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而亦有以舅子爲外兄弟者。宋書隱逸宗炳傳。母同郡師氏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授。是也。顏氏家訓風操篇曰。（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父曰家祖。及南北風俗。言其祖父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凡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凡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以下。則加賢字。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

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王於外祖父母。河北人皆呼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則非合理。當加外字以別之。

此亦可見當時名稱之大概矣。

(乙)諺語。　生女耳耳。(三國志魏志崔琰傳。)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顏氏家訓勉學篇。)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同上。)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同上。)上山斫檀。榽櫨先殫。(郭璞爾雅注引。按正義引陸璣詩疏。檀與繫迷相似。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云云。榽作挈。)尺牘書疏。千里面目。(顏氏家訓雜藝篇。)越阡度陌。互爲主客。(文選注。)射的白斛米百。射的元斛米千。(水經注。射的山名。遠望狀若射侯。土人以驗年之登否。)虵珠千枚。不及玫瑰。(梁任昉述異記引南海諺。)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同上引越人諺。)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述異記引。)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如能語。醫師色如土。(山經。)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引。)數面成親舊。(陶潛答龐參軍詩序引。)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魯褒錢神論引。)

(丙)方言

兄兄家家。姊姊妹妹。(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爹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爹徒我切荊楚方言謂父爲爹按玉篇爹屠可切父也又陟斜切

耶耶 南史王彧傳子絢讀論語周監於二代何尚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尚之以下文郁郁乎郁與彧通故也按唐無名氏古文苑木蘭詩卷卷有耶名宋章樵

注耶以遮切今作爺俗呼父爲爺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又北征詩見耶背面啼以父爲耶六朝及唐多有

豆盧 北人謂歸義爲豆盧見北史豆盧革傳及隋書豆盧勣傳

楊婆兒 南史齊鬱林王本紀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祠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洪氏頤煊

諸史考異按袁彖傳於時河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隋書音樂志其歌曲有陽畔後呼楊叛兒皆此曲一聲之轉按今江西湖南俗呼男女輕佻爲陽畔呼物不堅實而外華美爲陽畔貨

呼楊爲贏 隋書五行志時人呼楊姓多爲贏洪氏頤煊諸史考異按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注郭璞三蒼解詁曰楊音盈匡謬正俗又據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謂楊姓爲有盈音蓋是方俗語

猶自可 宋書王元謨傳軍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王元謨元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善見觀 猶今人言仔細識認也南史齊高帝紀休範已斬蕭道成登城謂亂者曰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

霹靂 野虖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又臘日宅中作野虖驅逐南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叫聲按晉載郡語以霹靂二字狀火燒物

聲。及人性躁暴。

尋　齊世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須由宋當陵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冢墓裏尋人。

傖　魏李登聲類。于未反。今南人痛則呼之。

鼾　呼干反。江南行此音。見晉葛洪要用字苑。

婁　魏李登聲類。草木。蒸也。關西言齊。山東言蘇。江南亦曰婁。

雞伏卵　通俗文。北燕謂之菢。江東呼蓲。音央富反。

生人婦　魏杜畿傳。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所送生人婦也。

奇怪　北史魏道武紀。保者以帝體重于常兒。竊獨奇怪。又五代史羅紹威傳。紹威父弘信。狀貌奇怪。

見怪　臧洪答陳琳書。言甘見怪。

矜稽　見北齊書陸法和傳。

一兩處　魏志華佗傳。若當灸不過一兩處。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

鹽　全唐詩話。隋曲有疎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稍好爲鹽。故施用音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

[illegible]　[illegible]皆信漢水向東流[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人天長音信斷

[illegible]　[illegible]史劉瑀傳瑀在[illegible]南其母在建康還疾[illegible]求之如怨一日渠身楚郗尋而家信至

[illegible]　[illegible]家務[illegible]傳[illegible]謂[illegible]家務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傳其往一事[illegible]仙受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馬[illegible]城窺行逸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舊與內舍便嫁莫留[illegible]時光陰[illegible]情難留住毛傍席上閤先遣歌聲留住欲歸虜

[illegible]　[illegible]潘子其利鑒

夠　多也。足也。左思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

摙　力展切。南史何遠爲武昌太守，以錢買井水，不受錢者撒，亦謂之摙者，撒逐也。今吳語撒茶摙水。

嬲　嵇叔夜書：嬲之不置。今嘉定俗言人戲擾不已，及作事不循理曰嬲，音如嬰。

渹　避暑錄話：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渹。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皆謂渹爲冷，吳人語，今二浙乃無此語。

事際　有事也。南史王晏事機，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恐之。今蘇州語謂有事曰事際。

過世　秦苻登傳：陛下雖過世爲神。今謂死爲過世。

寧馨 晉山濤謂王衍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容齋隨筆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今吳語多用寧馨爲問猶言若何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寧猶言如此馨語助江南志

當以雜錄所釋爲是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停待 晉書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

匡當 當去聲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卮無當廣韻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不耐煩 庾炳之傳爲人强急而不耐煩

寒毛 晉書夏統傳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

緜絮 晉書徐則傳雖隆冬沍寒不服緜絮

抽替 匱有板匣者見宋書

一頓 晉僕射陶太常謂吳領軍日已中客比得一頓食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飯杜詩頓頓食黃魚

一出 謂一番也世說林道人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傖 大業拾遺記煬帝宮中喜效吳言故多傖語湘山野錄錢王歌你輩見儂的歡喜永在我儂心子裏嘉定俗呼我爲吾儂呼人曰你儂對人呼他人曰渠儂故嘉定

於三謂之地

傖 晉陽秋云吳人謂北人爲傖頭會吳人罵楚人曰傖今俗罵人曰個傖是也陸抗曰陸作傖鬼顧辟瓌曰不足齒之傖陸機罷左思爲傖父欲作三都賦宋季武縣

王元談爲老傖

老奴 單故謂穉康曰老奴汝死是其分

雜種 晉書南燕載記贊曰蕞茲雜種梁邱遷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今俗罵人曰雜種

窮家 梁簡文始生諸公賀梁武曰窮家亦生矣蓋指侯鼎亦生於是歲也今俗謂醫人爲窮家

小鬼頭 青樓集曹娥秀呼鮮于伯機爲伯機鮮于佯起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

姏婆 姏音鉗晉書姏媽尼僧姏婆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故曰姏今嘉定罵老婦曰姏婆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今晉江西及湖南均有此語但子讀爲仔亦有謂後生客者

珠兒珠娘 述異記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

家嫂 晉書謝朗傳謝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舍弟 魏文帝與鍾繇謝玉玦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意

家兄　晉書謝幼度傳戴逵對謝安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謂其兄逯也又晉魯褒錢神論雖有中人而無家兄是猶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也

鄉里　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姚寬曰猶會稽人言家里

倮偨　玉篇燕之北鄙曰倮偨謂形小可憎之貌

把穩　晉書姚襄載記陛下將牢大過耳注將牢猶俗言把穩

草驢女貓　顧亭林日知錄今人謂牝驢為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橋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為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陀傳貓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果然　宋書后妃傳今果然矣羅隱詩果然奪得錦標歸

高興　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今通謂歡喜為高興不快活則云不高興普通語謂有興致曰有興頭

憨　玉篇愚也癡也廣韻呼談切音蚶吾江西及湖南皆有此語但音如諳或如限

皁白　北史魏臨淮王傳中山皁白太多今俗謂不辨黑白曰不分皁白按玉篇繒皁黑色也釋名皁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註皁柞栗之屬或作早韻會今世謂柞實為皁斗柞即橡也其殼可以染皁俗因謂黑色為皁又博雅緇謂之皁而今俗謂以物染布曰皁布

曉事　魏志曹真傳注桓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

瀟灑 南史隱逸傳神韻蕭灑文字白話一身自瀟灑

相罵 隋書流求國傳交言相罵

老拳 晉書石勒載記孤往日厭卿老拳

待客 宋書孝武文穆皇后傳江斆讓婚表曰當資待客朋友之樂

接客 宋書王惠傳爲吏部尚書未嘗接客

阿堵 卽若簡這箇兀的之意內晉書王衍傳舉卻阿堵中物

笨伯 晉書史疇以人肥大時人目爲笨伯笨廣韻蒲本切音獃

浮浪人 見隋書

令弟 文選謝靈運從弟惠連云末路値令弟酬問開顏披心

分外 魏程曉傳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

致意 晉書簡文帝紀帝謂郗超曰致意尊公孫韓傳桓溫曰致意與公與公孫韓之字

料理 晉書王徽之傳爾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弄（南史蕭諶扶鬱林王出延德殿西弄。弑之。弄。巷道也。）多許（隋書。天下何處有多許賊。許音若點寡切。）一頭（謂食也。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見北戶錄。）家釀（增韻。後人謂酒爲釀。世說新語劉惔曰。見何似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八米（北齊書。盧師道傳。擇盧師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姚令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米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看人眉睫（見南北史。晉評語謂人不知觀人顏色曰不知眉頭眼搖。搖音如羅。）剝人面皮（語林。賈充謂孫皓曰。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笑得齒冷（梁預傳。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晉郭璞注。爾雅多用當時方言。然其中有普通者。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爲甥。夫之兄爲兄鐘。（即兄公之轉。）夫之女弟爲女妹。兄弟之妻相謂爲妯娌。妹謂之婿婦。謂之新婦。自呼爲身。諜謂之細作。無憂謂之無恙。妖言謂之訛物。叢緻謂之積集。謂之拘摟。酒食謂之饎饌。縫紩衣謂之䙊之類。是也。有特殊者。如河北人呼食

爲餐。謂待爲徯。東齊呼息爲咽。謂病爲瘼。謂逮爲遏。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齊人謂衣襟爲攣。巴濮之人自呼爲陽阿。荊州謂山形長狹者爲巒。長沙謂小甕爲瓴。南方呼翦刀爲劑刀。韓鄭謂憐爲惵之類。是也。又璞書成於江東。故引江東語爲多。如江東通謂語爲行、謂大爲駔。呼病曰瘵。呼惵爲憐。謂爆爲煥。謂號爲譹。呼母爲㚷。音是。謂兄爲晜。呼虹爲雩。呼遷運爲遷徙。呼地高堆者爲敦。呼同門爲僚壻。呼刻斷物爲契斷。呼麋鹿之屬。通爲肉。呼幮爲幬。呼雞少者爲僆之類。是也。

宋何承天纂文。吳人以積土爲埰。兗州人以相欺爲詑人。江湖以鋌爲刈。魯人謂淅箕爲淅籮。揚州以取魚罶爲罶。吳人以罶爲笱。主關中以鷄爲鴣。爛堆趙代以篙爲筥。

第二章　唐

第一節　概論

科舉時代。以有唐爲開始。故唐代之風俗。可以科舉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離

平科舉也。唐代之科舉。又可以文詞代表之。無所謂實學也。然其卒也。至無忠臣義士。效可睹矣。君子觀於唐之風俗。而始知科舉之害烈也。

第二節　飲食

唐人食品。有湯料臘炙膾蒸丸脯羹臛饆飣餕餅餛飩糕酥包子燕翼貽謀錄。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即饅頭之別名。麪糉等名目。其所食之肉。除六畜外。兼用鹿熊驢狸兔鵝鴨鶉子鱖鼈蟹蝦蛤蜊蛙等類。其製造之精妙。雞有葱醋乳瀹剔縷三種。鵝有八仙盤花折鵝糕兩種。鴨有交加鴨脂、生進鴨花湯餅二種。魚有乳釀鳳凰胎魚白。金粟平饠魚子。剪雲析魚羹加料鹽花魚屑吳興連帶鮓六種。鼈有遍地錦裝金丸玉葉膾二種。蟹有金銀夾花平截藏蟹含春侯二種。炙品有昇平炙筋頭春炙活鶉子。光明蝦炙火煉犢龍鬚炙金裝韭黃艾炙乾炙滿天星七種。麪有甜雪青蒸聲音部麪蒸。象蓬萊仙人。凡七十字。湯裝浮萍麪婆羅門輕高麪四種。其麥和數種爲一種者。如鹿雞參拌。謂之小天酥。細治羊豕牛熊鹿。謂之五生。盤治魚羊體。謂之遶巡醬。薄治羣物。入沸油烹。謂之過門香。見韋巨源食譜。

西瓠花醋。胡蘆醬。照水油。尤爲俗間所貴重。至於研究食品之著名者。長安以張手美家爲第一。而花糕員外。亦其次也。張手美家。韋巨源食譜。長安閭闔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爲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有需而供。每節則專賣一物。徧京輻輳。名曰濃店。每節專賣一物。如元日之元陽臠。人日之六一菜。上元之油畫明珠。二月十五之涅槃兜。上已之手裏行廚。寒食之冬凌粥。四月八日之指天餕餡等。眞可謂膾炙人口者也。花糕員外。韋巨源食譜。長安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貲爲員外官。蓋顯宗朝也。都人呼爲花糕員外。研究最精之品。則有滿天星操拌金糕麋員外糝花截肚大小虹橋木蜜金毛麪六種焉。此外則金陵爲士大夫淵藪。家家研究烹飪。故有所謂建康七妙者。詳食譜。又朱象髓白猩唇。當時以爲異味。劇談錄。而熊翻家所製作之過廳羊。亦盛行於時。雲仙雜記。熊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綠繫之。記號。畢蒸之。客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其飲料不外茶湯等物。而於茶味之研究。較六朝以上獨精。觀茶經可知矣。

第三節　衣服

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工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

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而袍襴襴袖褾襈之制。始於太宗朝。其時袍爲尋常供奉之服。長孫無忌請於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馬周嘗上議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詔從之。是也。以半臂爲輕佻之服。如房大尉家法不著半臂。是也。然唐初馬周上疏。請士庶服章。於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馬縞中華古今注。豈衣服之時尙。固有不同歟。帶本古革帶之制。自秦漢以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以上用銀爲銙。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鐵爲銙。唐貞觀二年。令三品以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太宗嘗於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更改。故也。又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及士庶皆同幞頭。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似以三尺皂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唐侍中馬周。更以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攝。以象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烏紗幘。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武德貞觀中。宮人騎馬。多著冪羅以障蔽全身。至神龍末。

羃䍦殆絕。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焉。至女人之披帛。亦始於開元中云。(中華古今注)

第四節　科舉之觀念及仕宦之現影

(甲)好尙文詞。　唐承六朝餘習。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故當時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武后時劉嶢上疏。謂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可知士習之浮矣。開元以後。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故楊綰、李德裕。亦謂其徒長浮華。終無實用。

(乙)崇重門閥。　垂拱中納言魏元同疏稱。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印。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雖技能淺薄。而門閥有素。遂衝資望自高。張鷟朝野僉載。張文成曰。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可見世家子弟之倖進。由於崇重門閥矣。

(丙)重視進士。　封演聞見錄。貢舉篇曰。唐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釋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黄郎。落第進士。平揖蒲華長。落第尚可再舉。一得郎職清要。故平揖蒲州華州之令長。王定保摭言。唐之科舉。初明經、進士、並重。後專重進士。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出身。終不爲美。劉餗隋唐嘉話。薛元超身爲中書。尚以不由進士及第爲恨。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　又隋唐佳話。載進士曲江大宴。大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之。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車馬塡塞。其心目中直以進士爲神仙。不知幾生修到也。

(丁)鑽營舞弊。不顧廉恥。　朝野僉載。張昌宜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賫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宜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宜。宜曰我亦不記得。但有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幷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南楚新聞。江陵富民郭七郎之子。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竟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此買賣官爵者也。

有仇士良之關節。而裴思謙可得狀頭。（見王定保摭言）有裴垣（相國）之子之私議名氏。而常出入其家之僧人可以爲同鄉。翁彥樞要求及第。（見玉泉子）有元載署名之空函。至河北而其丈人可獲絹千疋。（張固幽閒鼓吹）崔元翰爲楊炎所引。欲擧進士。則先求題目爲地。（李肇國史補）賄賂公行。情僞百變。但求遂一己之私。又何事不可爲。人心風俗之壞。至於此極。薛謙光所謂今之擧人。有乖事實。第宅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明制適下試遺捜敭。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者也。（武后時奏）至於李林甫、楊國忠、因高力士得相。鍾紹京爲相而稱義男於中官。楊思勗之父楊歷。（見京所撰楊歷碑）李揆當國。以子姪事閹奴李輔國。呼之爲五父。張岌之諂事薛師。郭霸之諂事來俊臣。宋之問以著名文人而諂事張易之。其卑汚之行。有言之而適足汚人口吻者。科擧時代之人才。固應如是。元次山惡圓。至謂甯方爲阜。不圓爲卿。蓋亦憤時嫉俗之言也。

第五節　忠義之缺乏

安祿山之亂。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垍。皆甘心從賊。靦顏爲之臣。此即處以極刑。豈得爲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光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幷概請誅死。李峴爭之以非維新之典。且謂陷賊者多。若盡誅之。恐堅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李勉之奏肅宗。與峴意同。新舊唐書皆是峴而非器。大概當日時勢。有不得不用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攜離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爲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即甘心從賊。國法安在。故當時之是峴者。皆因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民人不復知有國家。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尙。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二數也。唐之後半部歷史。焉得不成爲藩鎭擅命之歷史哉。全氏祖望曰。收拾遺文。唐末忠義。尙可得十餘人。司空圖、韓偓、孫郃、羅隱、王居巖、朱葆光、顏蕘、李濤、梁震、黃岳、張鴻、梁昊、是也。又有許儒。見王荊公集。然亦寥寥矣。其時女子轉有可風者。如肅宗乾元

元年。青州婦人王娘。請赴行營討賊。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順逆之理。僕固懷恩之母。見其子不聽訓。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朱泚將李日月爲渾瑊射殺。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汝何事。死且晚。劉闢亂於蜀。其嫂庾氏絕不爲親。是也。唐之臣子。對此能不愧死。

第六節 人民之規避稅役

唐書李德裕傳。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設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緡。卽給牒令回。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按當時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甚至影射包攬。上下不之禁。故趨之者若鶩。然食國家之恩惠。而以逋稅役義務爲快。其國民之程度可知矣。

第七節 朋黨

唐之朋黨。與漢之黨錮不同。漢之黨錮。起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紳

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君子而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朋黨以勢利。此而不周之小人也。以小人而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論出王伯厚氏、

第八節　清議

唐代不以鄉論爲重。故鄉論因之衰息。觀武后天授二年。薛謙光論取士之弊。謂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又云。所舉非不詢於鄉閭。歸於里正。然雖迹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勳盜級。假其賄賂。即爲無犯鄉閭云云。則幷六朝之不若矣。然愛國詩人。若杜子美、韓昌黎、孟東野、元次山、杜樊川、白香山等。所作詩多規諷時事。猶得風騷忠厚之旨焉。顧亭林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卽德秀所作歌、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

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斯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第九節 氏族

當時族望猶重。如李積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雖官至郎中刺史。與人書札。猶稱隴西李積。（李肇國史補。）是也。然一亂於義男。（當時義男最多。）再亂於同姓通譜。（李肇國史補。李嶠與李迥秀同在朝堂。李認為兄弟。又西祖王璵。與信安王禕同族。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為祖。或祖為孫。）而氏族殆不可辨矣。又況私鬻告敕者之層見疊出乎。

第十節 家法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論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夜深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

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公綽之子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朱子小學引）此柳氏家法之足垂敎後世者。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郞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郞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勖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蒼頭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

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買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嗚乎觀於柳氏之所以興。王寶馮之所以敗。居家者宜知所去取矣。

第十一節　婚娶

唐世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縣絮、長命縷、乾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屈可伸。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雙固也。當迎婦以粟三升塡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壻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皆從便門出。復從門入。言當躪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檝及竈。行禮則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娶婦之家。喜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酉陽雜俎）通婚最重族望。依然六朝之風。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李懷遠與李林甫善。常慕與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爲門甲。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

李、土門崔、皆爲顯族。竇威嘗謂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見叢苑皮合璧事類·蓋結婚者以得望族爲榮。而望族若大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又恃其族望。恥與卑族爲婚。自高宗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焉。隋唐嘉話·山東士人嫁娶。必多取貲。人謂之賣婚。劉知幾史通·時又有冥婚之事。韋后爲其弟洵、與蕭至忠殤女冥婚。唐書至忠傳·是也。結婚自由。如李林甫之女。於寶牕選壻。張嘉貞之女。於繡幔牽絲。山堂肆考·是也。離婚自由。如嚴灌夫以無子而欲出妻。妻作詩喩意而止。楊志堅之妻求離婚。顏魯公爲撫州刺史而不能判其復合。雲溪友議·是也。

第十二節　賭博

唐時賭博之事。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不以爲諱。武后竟自置九勝博局。令文武官。分朋爲此戲。記纂淵海·武三思與韋后雙陸。中宗至爲之點籌。張賈出守衡州。上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楊國忠乃以善樗蒱得入供

奉焉。蓋當時博戲。長行最盛。王公大人。莫不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李肇國史補。雙陸最近古。號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宋洪遵序。高宗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持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啣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其癖一至於此。朝野僉載。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也。其時樗蒱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錄事。又謂之囊家。山堂肆考。李翺作五木經。誌樗蒱之事最詳。雖游戲之文字乎。抑亦有所寄託也。

第十三節　鬬雞走馬養鷹

唐時鬬雞之戲。最盛於上巳之辰。元宗在藩邸樂此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值。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賈昌以善弄雞。得爲五百小兒長。開元十四年。昌之父忠從封東嶽道死。得旨沿途護送喪車。天

下號昌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陳鴻東城老父傳）斯亦元宗之不善作則者矣。按鬬雞之事。始於春秋時之季郈。（季平子郈昭伯）至戰國而齊俗最盛。鬬雞之外。兼及縱犬。與當時走馬之戲並行。至漢而養鬭鵪者紛紛矣。唐代除鬬雞走馬外。（李義山雜纂。以重孝鬬雞走馬爲顚狂。則無孝服時。常爲之矣。）養鷹之事。亦盛行於俗間。此段成式所以有肉攫部之作也。夫走馬本足以厲尙武精神。較之鬬雞養鳥。猶爲有益。然游閒公子。流連忘反。因之傾家蕩產。或大啟鬬爭者。屢見不一見。竟與無業游民之鬬鳥鬬蟋蟀同爲敝俗焉。可勝歎哉。

第十四節　遊宴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人士女。每至春時。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又云。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而孫棨北里志謂曲中諸妓之母皆假母。妓入其中。則無以自脫。諸妓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諸妓

以出里艱難。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貲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然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往往有謀殺人之事。王式、令狐滈、嘗目擊之。幾罹其毒云。蓋自來輦轂之地。士女必極豪華。而士大夫之遊宴歌舞。雖盛世亦不之禁。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且自六朝以來。士大夫挾妓飲酒賦詩。本屬尋常之事。唐代重視進士。進士之所翫狎。當時幷傳爲嘉話。故新進士贈妓之詩。唐人獨多。而士大夫之贈妓以詩者。亦復不少。揚州風景。秦淮夜月。名士詩人。風流自賞。或半生薄倖。或別有懷抱。如杜牧之白香山等。識者乃於此覘世運焉。

第十五節　任俠刺客

唐代任俠刺客。如段成式劍俠傳所述之車中女子、僧俠、京西店老人、蘭陵老人、盧生、聶隱娘、荊十三娘、田膨郎、紅線、崑崙奴、賈人妻、虬鬚叟等、及江行雜錄所述之李龜壽。其趨人之急。而又不輕示人以技。許人以身。綽有古風。其胸次則遜古人遠甚。

又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其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王承宗之所遣也。其一、開成三年盜刺李石。以馬逸得脫。仇士良之所遣也。蓋是時藩鎭宦官。皆得以暗殺手段。挾制朝廷。唐事已不可爲。而爲藩鎭宦官所用之刺客。其人格亦不足數矣。

第十六節　械鬬

唐杜佑通典。五嶺以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人多構讎怨。欲相攻擊。則鳴此鼓。有此鼓者。號爲都老。海槎餘錄。黎人皆善射好鬬。積世之仇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仇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鬬敗之恥。則刻箭幾次。射於梁上以記之者也。飲醉。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自云本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羔肉。俵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尅日起兵。仇家聞之。亦如此法。募兵應敵臨陣。遇府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時。婦

女爭出營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仇則結於男子面上。若及女子。則其家更深仇怨矣。其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其數。中罹鋒鏑死者。父母妻子諱不悲泣。恐敵人知其不武也。觀此二說。而知械鬭本野蠻之俗所常有。蓋不自唐始也。然由唐以至於今。經數千年之文化。而兩粵及吾江西之吉贛樂平等處械鬭之案。猶層見而疊出。豈其野蠻之俗竟不可變耶。嗚呼、使移其私鬭之勇而用之於公戰。則尙武之風。一倡百和。於以振中國民族之衰弱。豈非卓卓焉軍國民之資格哉。惜其梗化而莫之悟也。

第十七節　巫覡

昔者聖人處未開化之時代。知神權迷信之難以猝破也。故本神道以設敎。而巫覡在所不禁。觀周禮春官可知矣。春秋以降。淫祀漸興。詛祝多有。桑田之巫。梗陽之巫。及楚之范巫。緣是以出。漢時乃有巫蠱。以至六朝。巫覡盛行。顏氏家訓。至目之爲妖妄。然信巫覡者至唐而又甚焉。元宗之封東嶽也。用老巫阿馬婆以禱嶽神。（開天傳信記）

王璵之相肅宗也。分遣女巫於各州縣。惡少數十人隨之。所到橫索金帛。(唐國史補)棣王琰之二孺人爭寵也。密求巫者置符琰履中以求媚。(唐書本傳)奉巫覡爲神明。號巫覡爲天師。不但用之醫病祈福祈雨也。卽升遷之事亦決之於巫覡。如范攄雲溪友議所載。石州巫言石雄升遷之事悉驗。是也。然韋覲爲大僕。使巫禱求節度使而卒貶潘州司馬。(雲溪友議)趙彥昭以巫力得宰相。爲御史郭震所奏。姚崇執政。卒貶江州別駕。(隋唐嘉話)巫覡之術安在乎。靈異記又載。白行簡生魂求食。中巫術而死。蘇州巫趙十四。平日能致生魂。又嘗以術致許至雍妻之死魂。其說尤怪誕。而世俗信之。大抵當時社會上迷信巫覡。已成爲一種之神經病。雖有崔鄲之毀金天神像。杖責神巫董氏。(酉陽雜俎)狄惟謙之因求雨不驗。杖殺女巫郭天師。(劉洪錄)而信之者如故也。彼李嘉祐王建賽神之詩其猶有醒俗之意乎。

第十八節　言語

郎(郎之名起自秦漢郎官。而吳中之呼周瑜爲周郎。(三國志)吳民之呼孫策爲孫郎(江表傳)僮隸之呼桓石虔爲鎮惡郎(世說石虔小字鎮惡)軍士之呼獨孤信爲獨

郎郎後周書由來已久故唐人多用之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此與隋時人之呼勝王稱爲楊三郎(隋書)同張易之張昌宗有寵武承嗣武三思宗楚客宗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謂李林甫呼十郎王鉷謂王珙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甚至臣下稱天子亦稱之郎唐書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三郎謂元宗以其行第三故呼三郎也曾祖呼曾孫亦謂之郎劉賓客嘉話錄元宗呼諸宗爲忠郎是也然郎實爲奴僕稱其主人之辭觀宋璟之言可知又稱京兆當其之奴稱其爲郎君見張鷟朝野僉載而通鑑注亦云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之郎主蓋自唐以後僮奴稱主人通謂之郎矣

哥　哥之稱謂始時尚罕有以之稱帝王者漢武故事王母命侍者四拜答哥哥是也有以之稱子者宋王荊公謂子雱曰大哥趙普湘靖王子范曰三哥甚有稱謂第三子舜是也有以之稱弟者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謂九哥(謂高宗)是也唐人則寬呼父爲哥觀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睿宗行四)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元宗行三)辨其罪可知按今人稱兄爲哥而六朝或呼父爲兄兄(北齊諸王)唐人之呼父爲哥固無足異總之哥爲兄之別稱若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以哥稱其兄尚不失爲正五代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爲七哥孔謙呼伶人景進爲八哥亦稱兄長

宅家　天子原有天家大家官家之稱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稱天子爲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爲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是也唐時宮中則呼天子爲宅家通鑑唐昭宗乾甯四年韓建殺兵圍十六宅

諸王呼曰宅家敎兒昭宗光化三年劉季述等王屬殿殺皇后趨拜曰軍客勿爲宅家是也賢畯錄官家又稱宅家謂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也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韓昌黎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杜子美送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好漢 新唐書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舊唐書入此事狄仁傑傳奇士作好漢能收者狄論事賢絹引東坡詩云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謂男子爲漢唐已有之元宗謂吉溫爲不眞漢見舊唐書酷吏溫傳劉蕡爲楊嗣復門生對錠祚時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見玉泉子鄉僧實選人爲樂漢見朝野僉載又醉漢見義山雜纂

娘子 始於隋柴紹妻典兵之呼娘子軍昌黎有祭周氏十二娘子文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北里志詩兩頭娘子謝夫人蓋以爲嬌女之通稱凡幼女亦稱小娘子見玉泉子

丫頭 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

阿嬭 李義山雜纂七不稱盧內云步阿彌李賀傳母曰阿彌正字通通雅曰沐嬭稱嬭母嬭也前漢西域傳沐嬭注沐嬭即嬭嬭母音轉如馬方音呼母曰嬭此其證也

半子 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也

檀郎 李義山詩謝傅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

親家 男女締婚者兩家相謂爲親家見唐書蕭嵩傳

花娘 陶隱居輟耕錄云娼妓爲花娘李賀申胡觱篥歌序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是也今嘉定俗稱婦人之賤者曰花娘吾江西罵婦人之賤者曰娘子又謂娼妓爲花婆子

家生兒 史記陳勝傳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兒也今俗謂奴僕爲家人或曰管家而嘉定俗謂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兒

阿奢 婭壻也通鑑寶國貞尋娶取后乳姬爲妻婺詩國自署阿奢不欺

矬 七禾反短身也唐書王伾傳伾貌矬陋玉泉子鬆短謂子駒曰矬人饒舌

郎當 不強健也見唐書按一作鋃鐺說文鎖也前漢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註亦謂長鎖六書故鋃鐺之爲物連牽而重故俗以固重不舉爲鋃鐺又前漢五行志作琅當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鶴林玉露僂儸謂精也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蓋則宋人用唐人之遺語也然樓羅二字究不始於唐觀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婁羅之辨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可知矣

措大　寒山子詩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通鑑唐文宗紀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愼由寓直有一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有某徑登階數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爲此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諺以好狗爲狗木枕仍戒愼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愼由遂終不敢言李義山雜纂必不來窮措大喚妓女相似鵲似措大饑寒則鳴不如不解措大解音則廢業

白袍子　唐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今俗謂未進身者爲白衣人按白衣白袍與管子乘馬篇之白徒北史李繪傳之白丁隋書食貨志之白民同

底　唐張鷟眞爲舍人崔湜輕之呼爲甚底今嘉定俗輕薄人亦呼爲某家底

村氣　劉餗隋唐嘉話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此乃薛駙馬村氣也

天邪　天音夭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邪謂婦人身容不正也

流落　明皇雜錄李白杜甫孟浩然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按一作留落史記匈奴傳然而諸將皆坐留落不遇註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又留本與流通則謂流落與留落同義可也

含胡　唐顏杲卿含胡而死今俗謂人語不明瞭曰含胡宋蘇長公石鐘山記南聲函胡亦謂聲不明瞭也

辜負　謂虛人意也見唐詩

欺負 李翊俗呼小錄見陵於人為欺負

羅師 張鷟朝野僉載宗楚客除趙守一為監察御史於朝堂抗衛於賢愧真目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小兒語無交涉也

活計 生理也出白樂天詩

認得 白居易詩一班遊認得

記得 劉禹錫詩記得雲谿第一破

窮相 摭言與鄭光業同居之人謝光業有窮相骨頭之語

背面 杜甫北征詩見耶背面啼李商隱詩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錯認 摭言無名子嘲鄭薰詩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瑣細 杜詩邐迤羅水旗瑣細不足名權德輿詩瑣細何以異又陸游詩灑掃一毬射瑣細封掃編宣徽使本唐宣若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

花樣 國史補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令軍中未有室者於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

烏鬼 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鄧氏聞見錄夔峽之人正月十一日為賽牲酒於田間已而眾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漫叟詩話川人嗜豬家家養豬每呼豬作烏鬼聲故謂之烏鬼

當面 杜甫詩義佞每思當面吐

差腳 新唐書憲宗紀賜涇原鳳翔邠甯節鎮絹制有度支差腳支送之路今謂專差及挑夫搬運夫亦曰腳子

喫飯 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長相見傳燈錄惠海禪師曰我修道只是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零碎 唐書穆宗紀續錄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白居易老柳樹詩雪花零碎逐年減

多半 方干送孫百篇遊天台詩更有仙花與靈鳥恐君多半未知名林逋詩常憐古圖畫多半寫漁樵歐陽原功西湖詩小船多半載吳姬

無理取鬧 韓愈食蝦蟆詩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

穩當 杜牧詩為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客莫知聞

來釐 吳中紀聞吳民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貽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

裏許 謂裏面也溫岐詞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原來自有人

在何許 杜詩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噫吁嚱　嘔　啫 昪州山入嘆蜀入見驚異者曰噫吁嚱音音尊者嘛左右應曰嗟故太白蜀道難裏聖休休亨記用之

懊 廣韻烏皓切音襖惱也集韻恨也或作恢晉綠珠有懊儂歌吾江西皮湖南有所懊曰懊人但音如愛懊懊本有愛恢之義見郭璞爾雅釋詁懊恢也注入情因愛

生響鉄爲慎之意生謂慎爲愛諂謂洽爲亂謂洗六洽謂依今羅存爲狙謂嘉謂爲好仇前之反也

懵懂　懞觀心亂懵亦作懵也

眼睛　韓愈月蝕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

一樣　王建宮詞新衫一樣殿頭黃

早飯　白居易羅道西門詩行題朝香炊早飯又文天祥簡李祇之詩早飯帶星炊殘虀寄天香師詩游龍遊早飯

中飯　李頻南遊詩僧留聊中飯

乘涼　李頻南遊詩乘涼探茶粹

點心　唐史鄭傪夫人謂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蓋謂小餐也

快活　翰苑志詢論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五代史劉昫傳三司諸蔥閱晌相叫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道山清話太皇之聖稱爲女堯舜方其乘席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劉克莊詩莫是前身劉快活

寄信　張藉詩寄信覓免鞋賈島詩寄信船一隻又歐陽修詩寄信無秋雁

乞相　鑑誡蔣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蹇驢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師所由罷見逢行李蕭條前曰迴避新郎君即遺一介語之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

曾東塗西抹來

書魔　白居易詩書魔昏兩眼蘇軾午寢詩平生尚有書魔在

囑付　賈餗大悲禪師碑一旦密承囑付莫有知者又朱子題李氏遺經閣詩更得湖南親囑付歸來端的有餘師

商量　大唐嘉話睿宗與羣臣呼明皇爲三郎凡所奏請必曰與三郎商量未

用費　唐書崔仁師傳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

送行　高適詩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

好處　韓愈詩最是一年春好處鄭谷詩村遠好處嫌風便

喜事　韓愈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方便　元稹甕中鞠獄詩死款依稀取鬪辭方便劉又維摩經摩詰以無量方便饒益衆生

摘茶

采茶　韓偓詩生涯采芝叟鄉俗摘茶歌溫庭筠詩采茶溪樹綠又陸游詩采茶歌裏春光老

對面　唐書房齡傳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若對面語杜甫詩忍能對面爲盜賊楊萬里詩對面一雙峰陸游詩舟中對面不得語

熱鬧　清異錄武宗謂王才人曰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絃管尊罍暫時離別白居易詩熱鬧漸知隨念盡

什麼 摭言：韓愈見牛僧孺所作說樂篇，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

到底 舊唐書李渤傳：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又張籍寄蕭太沖詩：新編到底將何用。陸游詩：更事老翁頑到底。耶律楚材詩：功名到底成何事。

一半 唐太宗望雪詩：迎風一半斜。方干詩：生涯一半在漁舟。羅隱詩：一半秋光此夕分。

一霎 孟郊春後雨詩：昨夜一霎雨。又陳造宿底鄉家詩：蝶夢速還幾一霎。

郎罷 罷，薄蟹切。顧況囝詩：郎罷別囝，吾悔生汝云云。自注：囝音蹇，閩俗呼子為囝，父為郎罷。陸游詩：阿囝略知郎罷老。

一片 衆聲高也。出薛能詩。

一潑 李翊俗呼小錄：雨一番一起為一潑。

孲犽 鵝牙二音。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語。

溫暾 冷熱適中也，一曰熱不透也。王建詩：新晴草色暖溫暾。今蘇州有此語。

庫露 玲瓏空虛也。皮日休詩：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今蘇州謂亮窗曰庫露格，但庫露讀作平聲。

直籠統 不委曲也。見唐書。

黑暗　聞見後錄。南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黑暗。少陵詩。黑暗通蠻貨。用方言也。

耳邊風　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今嘉定謂人有聆言不省。曰耳邊風。

岸濈土銼　宋王伯厚困學紀聞。評詩云。杜詩多用方言。如岸濈土銼。乃黔蜀人語。

彭亨　韓文公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今嘉定俗呼腹脹曰彭亨。

波　站　李翊俗呼小錄。蹲謂之波。立謂之站。

添　李翊俗呼小錄。呼下酒具爲小添。

俺　廣韻。於驗切。音俺。我也。按北人稱我曰俺。

俵　廣韻。方廟切。標去聲。六書故。俵。分畀也。

唐人稱呼人喜用次第。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贄爲陸九。見王定保摭言。韋夏卿有知人之鑒。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爲郎官。簇馬良久。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王藻、王素、貞元中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見大唐傳載。而范攄雲溪友

識。稱李紳爲李二十。玉泉子。崔鉉謂路巖爲路十。劉賓客嘉話錄。亦有韓十八愈。李二十六程。李二十六丈。承相席十八舍人之稱。唐書鄭綮傳。本善詩。其語諧謔。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是稱鄭綮爲鄭五也。而綮又自稱鄭五。亦見本傳。

第三章　五代

第一節　概論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至哉言也。歐陽公五代史。於家人及諸臣死事一行王進等列傳。皆痛斥當時風俗上之絕滅倫理。喪失廉恥。而於馮道傳言之尤切。其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敍。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得而知也」按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弒武人之朝。不自知愧。故歐陽公罵之如此。又於傳末引王凝妻李氏。以愧忍恥偷生之輩之學馮道者。其意深矣。明高忠憲有言曰。世間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嗚呼、古今之無恥者。無過於馮道。則馮道爲古今無恥者之代表。而五代風俗之無恥。更何不可以馮道代表之也。馮道可謂衣冠禽獸矣。然後世之崇拜馮道。模倣馮道。利用馮道。而生非五代。不見正於歐公之筆者。可勝道哉。

第二節　氏族及名字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梁唐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五代史豆盧革傳）當時人取名多用彥字。（趙雲崧廿二史劄記言之最詳）與六朝人取名之多用僧字者相同。亦一時無謂之好尙矣。

第三節　言語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朝時皇后云姑夫

風子　通鑑梁紀考異陶岳五代史補云楊涉之子凝式見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

賴子　五代史高從誨爲高賴子今俗謂攘奪無恥者爲賴子

親家翁　男女婚姻者兩家相謂爲親家五代則謂爲親家翁見五代史劉煦傳及蔡氏開談錄

眼孔小　屋子　書言故事云桑維翰愛錢上曰措大眼孔小與錢十萬貫塞破屋子矣

喫飯處　五代史安叔千傳耶律德光勞叔千曰汝在邢州已通識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

泥窗　蜀人謂欄窗爲泥窗花蕊夫人宮詞紅錦泥窗遶四廊

第四編　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

第一章　宋

第一節　概論

顧亭林先生曰。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

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咸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如宗澤、韓琦、劉錡、諸人。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

第二節　飲食

楓窗小牘云。(舊京工役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於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 此可以覘當時飲食之好尙矣。其普通製作飲食之法。則虞悰食珍錄言之最詳。

第三節　衣服

文獻通考。宋眞宗太中祥符間。禁民間服皂班纈衣。宋史輿服志曰。初皇親與內臣

朝衣紫。皆再入爲黝色。後士庶漸相效。言者以爲奇衺之服。仁宗始禁之。紫衫本軍校之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衫遂廢。涼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孝宗乾道初。王儼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涼衫。甚非美觀。而以交際臨民。居官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兩宮。所宜革。且文武並用。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體。於是禁服白衫。先是宮中尙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言者以爲服妖。仁宗乃下詔。令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尺。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爲之。朝野雜記。述宋代衣服之改變。則謂自渡江以後。人情日趨於簡易。不能復故云。

第四節　忠義

宋代仁人義士之接踵。徒隨刧運以俱盡。卒無補於國之危亡。讀史者未免有餘慟。然試一思其身當國變。茹辛忍苦。百折不回。又不覺肝膽照人。生氣凜凜。如演一

場英雄之活劇。不但崇拜之。歌舞之。且有勃然興起者。以其可爲萬古國家社會風俗上之標準也。夫既可爲萬古國家社會風俗之標準。則其可爲當時風俗之代表。自不待言。故吾言宋之風俗。不得不急舉仁人義士以爲冠冕焉。

（一）岳飛。字鵬舉。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此岳飛所作詩也。每一讀之。未嘗不振觸盛衰興廢之往事。而動憑弔英雄之慨於無已也。其所作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蓋又未嘗不讀之而意氣飛動。怦怦不能自已。而喚起人生不可不自勵爲英雄豪傑之心。蓋英雄者。以時勢而增重者也。故平易時代之人才。每不及艱難時代之人才。南宋則需才孔亟之時代也。而岳飛能以積弱之宋。抗方興之金。一二月間。屢戰屢捷。勢如破竹。固早

已懸一指顧間渡河洛。擣幽燕。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之快事之希望於胸中。其前途正未可量。乃金牌見召。不但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竟以三字獄死於秦檜之手。於中國歷史上結構一最悲壯之劇。蓋岳飛雖爲未成事之英雄。而千載下猶有餘痛。正以其功敗於將成。而愛國排外之思想。又不可多得也。然岳飛雖功敗於將成。而其精誠浩氣。固長流行照耀於天地間也。

（二）文天祥。（號文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文山集二十一卷。宋文天祥撰。天祥事迹具宋史本傳。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贍。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持論剴切。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故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又文信國集杜詩四卷。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顛末粲然。不愧詩史之目云。今讀其詩。如 （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何等痛切。(不是謀歸全趙璧。東南那個是男兒。)(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未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國破家亡雙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何等悲壯。又南康軍和東坡酹江月云。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人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雁過孤峯。猿啼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尙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閒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代王夫人作詞云。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愛國之心。亡國之恨。讀之不覺聲淚俱下。至於正氣一歌。及絕命後。元人檢得衣帶中成仁取義之語。淺人皆能道之。嗚呼。天祥之心苦矣。志壯矣。後世論史家常以張世傑、陸秀夫、李庭芝、李芾、陳文龍、單公選、趙與擇、馬墍、姜才、趙淮、趙卯發、夏椅、王安節、阮正己、江萬里、等。與天祥同爲宋數百年國家養士之報。及宋儒提倡學風之效果。諒哉言也。故閩

天祥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三)鄭思肖。(號所南) 昔人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心者精誠之所集。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亙萬古而不磨者也。故自古國家有人心然後有風俗。宋遺民鄭思肖固一心宋室者。其言曰。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國家者。惟觀人心爾。又曰。今之人。萬其心。一於利。皆痛惡夫亂臣賊子。無人心者之言也。故讀其所爲心史。益知其心之光明俊偉。爲有宋一代元氣之所存。其詩曰。(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春風仍日月。世界自山河。)(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生得男兒骨。一死亦精神。)(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恥。)(小臣有誓嘗銘骨。不到神州不太平。)(我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甯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心勑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眞一字一淚。凡所爲文皆然。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嗚呼、先生之詩文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豈僅於宋代歷史上佔最

高之價值已哉。

此外愛國之詩人。猶有陸務觀、姜白石、范石湖、等。而王伯厚困學紀聞又云。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可以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可以見東坡公之心。

第五節　廉恥

延平先生(李侗)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故欲察人心之廉恥。覘之於官吏足矣。官吏者有維持風化表率下民之責者也。理宗時眞文忠公(德秀)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然淳熙十五年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則此風猶未革也。蓋官吏之貪污。非一日所能去矣。

第六節　學風

陳止齋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太祖)至天聖、明道、(仁宗)間。一洗五季之陋。

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文正公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見其所作溫州學記。四）其說於宋代學術之演進。言之甚確。按宋自神宗立太學三舍法。厥後鄧肅即以太學生上十詩。論花石之擾。（見王明清揮塵錄。）陳東即以太學生上書。論大臣誤國。幷痛陳時事。論史者以爲興學育才之效。但學風之提倡於上者。民之受之。猶在被動地位。不如濂洛關閩諸儒之自行集徒講學。轉足以正人心而維風化也。故宋末忠義之氣。實胚胎於講學諸儒。而太學諸生。除鄧肅、陳東、外。其餘猶多訾議焉。東軒筆錄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鄧志宏沙縣重修縣學記曰。崇甯（徽宗）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

有差。施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惜行之。亦末如之何也。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齊東野語曰。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閫入爲京尹。爲增賞格。雖未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觀以上諸說。以可以去權奸之太學生。轉而爲媚權奸之太學生。蓋志趨不端。故籠絡之術得以中之也。被動之效果。如是如是。

第七節　婚娶

議婚太早。或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因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旣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仕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見司馬溫公家範。）連姻名主因親及親之說。以示不相忘。（袁氏世範。）故蘇洵以女嫁其內兄程濬之子之才。而其女作詩。有鄉人嫁娶重母黨之句。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則姨表兄弟姊妹也。然姑舅兄弟。當時猶有疑其不可爲親者。容齋續筆曾論及之。婚姻論財。故媒妁言最難信。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往往有輕信其言而成婚。其後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袁氏世範。）娶婦謂之索婦。（陸游老學庵筆記。）娶婦之夕用樂。（彭汝礪志。宣仁云尋常人家娶個新婦。尙點幾個樂人。）有上高座之禮。（袁氏世範。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飮以三爵。女家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坐。不及者。則爲缺禮。一時衣冠右族。莫不皆然。）餘詳文公婚禮。

第八節　喪葬

宋時喪禮盡廢。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毫不爲怪。乃至鄙野之人。初喪未斂。親賓則賫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道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論出司馬溫公)當時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此種謬說。朱文公曾力闢之。喪祭用紙錢以禮鬼神。紙錢起於漢之葬埋瘞錢。而南齊東昏侯始實行之。(見洪慶善杜詩辨證)唐元宗時。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唐書王璵傳)五代以來。寒食野祭率用之。至宋而紙錢盛行於俗間。邵康節比之於明器。(見邵伯溫聞見前錄)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至爲文頌之。(葉大慶愛日叢抄)而杜正獻亦不焚紙錢。(見卻掃編)然亦寥寥矣。火葬之俗。當時最盛。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用焚棄。景定(理宗)二年。黃震爲吳縣尉。

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亭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苦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案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始有火葬。而中土焚尸之事。始見於春秋。衞侯之焚褚師定子。然風俗上殊不謂然。田單以掘齊墓燒死人。激怒齊人。而因以破燕。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而有反意。皆以焚尸骸之駭人聽聞也。有之則以施之於仇人惡人。如漢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

燒其尸。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楊元感反隋乃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是已。今泰西及日本。火葬盛行。而中國杭城。火葬之俗猶昔。或者即孔子死欲速朽之義耶。佛重靈魂。輕體魄之說乎。則吾不得而知矣。厚葬之俗。較唐以前尤盛。士大夫罕有斥其非者。如趙槩聞見錄。謂晏殊薄葬。而遭剖棺碎骨之慘禍。張耆以厚葬而免。固猶注重厚葬也。

第九節　巫覡

宋史李惟清傳。惟清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焉。侯可傳。可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可禁之。幾變其俗。蔣靜傳。爲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祀淫像三百軀。毀而投諸江。陳希亮傳。希亮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夏

竦傳。竦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尙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案巫覡緣鬼神以求食者也。鬼神之迷信。旣深入人心。至於病不服藥。惟事祈禳。故巫覡得以施其誑誘之術。徒禁巫覡。本不足以拔除迷信。然巫覡惑人之力不小。禁之亦大有益於風俗。至於醫藥之不講求。又爲社會尊用巫覡之一原因。蓋其心理上。以爲醫藥與巫覡。均索之冥冥。求人醫不如求神醫。而醫遂見賤矣。

第十節　言語

兩樣　范成大晚步西園詩。一種東風兩樣心。

破費　蘇軾詩。破費八姨三十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討飯　黃庭堅跋昭濟公詩。老禪師思長老法安師。懶道遊世。雖與林參法雲秀同師。承以詩飯簽千百。聞漢爲笑也。陳造詩。投荒孤死經人餘。討飯猶腳上岳陽。

午飯　蘇轍漱玉亭詩。入瓶潤雪春菜白。接竹遙廚午飯香。

趁飯　東坡詩。破鐺煮飯茆三間。

留飯　老學庵筆記。手見陳晉公留飯未食。梅堯臣詩。日中將過晡。留飯具粗糲。

半生半熟　撫掌錄。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寇忠愍乞詩於魏野。野贈之詩云。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打魚打水打飯打船打車　歸田錄。世俗言語之訛。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者曰打魚。汲水者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

安頓　乾淳起居注。天中聖節罷。詣德壽宮。遇香非邁章。絹令嘉士安頓殿前。楊萬里詩。客心未便無安頓。

路費　客語。范純夫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又使中使賜純大銀百兩爲路費。王禹偁詩。路費無百錢。

草鞋費　范成大催租行。牀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

過了　蘇軾書參寥詩。寒食清明都過了。

錯到底　老學庵筆記。宣和末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

可惡　陸游詩。雨來紅鶴更可惡。爭巢一似嬰兒號。

洗面　宋史。蒲宗孟傳。宗孟營日有小洗面去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

渴睡 歸田錄胡旦謂呂穆公爲渴睡漢

笑面 老學庵筆記人謂蔡元度爲笑面夜叉

這箇 王安石詩祇緣疑這箇萬長庚徐公懋來進納疏簡個後個只有這個千時百時恰恨今時

擔擱了 楊萬里詩秋月春風贈擱了自頭始嫁不差入

安妥 宋史岳飛傳湖廣江浙亦獲安妥

家裏 黃庭堅詩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

變相 圖畫見聞志道經變相

春忙 黃庭堅過風陽詩田園恰恰値春忙

也得 續湘山野錄祖家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陳摶遇之下驢大笑說太祖太宗曰可從市飲乎太宗曰與趙學究三人非遊可當同之陳其久曰也得也得

非渠不得預此啻

儱侗 集韻音籠統未成器也

齣欲 楊公筆錄俗謂大齣爲齣大歡爲欽

歡　彈子　帆　去聲。齊東野語：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遣帆曰歡，以乘船之索曰彈平四子，意謂吾鄉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槳，爭得一般成。而鍾會呼提船衆爲百丈，潛氏法云：百丈者，牽船篾，內地謂之宜音單。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皆去聲。內庫有扶帆切。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本。陸放翁入蜀閒，舟人洞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擬錢之語，亦此類也。

誻　集韻步臥切婪，去聲燕。代謂宴言人惡爲誇。

色叫　麈史：王儲用召人兩府，有千篇館職者，王曰業武人業。不閱彗若奉蘇，則色叫奕。色叫者，謂帶理不相當也。

鼾睡　打呼也。宋太祖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則劇　遊樂也。朱子語類：謂戲處有此語。

黑甜　輭飽　墨客揮犀：詩人多用方言，里人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輭飽。故東坡詩曰：三杯輭飽後，一枕黑甜餘。

獃　不慧也。范成大詩：手買賣汝癡，萬貫賣汝獃。又曾作賣癡獃詞。白嫩鏇記：石湖戲答同李詩云：我是蘇州監本獃。

鶻突　謂人憒憒不曉事也。見朱子語錄。宋史呂端傳作鶻塗。明蓮雜錄：錢穆內相決大滯獄，蘇長公譽以爲霹手。錢曰：僅免葫蘆踏。爲艾集云：葫蘆昔懂突。

有甚意　沒些巴鼻　調謔詞。熙寧初，有人自上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翻御史。蘇軾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作奸邪。有甚意、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銅臭 釋常談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聲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哉以為何如對曰人皆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裏頭空 宋謠也臻蓬蓬外頭花豔裏頭空嘉定亦有外頭因循裏頭空之諺吾鄉罵入羅空心蠻羅空心架子亦此意也

骨董 霏雪錄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詩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語類亦作汩董

偉 弇州山人謂宋時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渠 宋陳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

通事 **唐帕** 周密癸辛雜識譯者有寄象狄鞮譯之名見禮記今北方謂之通事南番海舶謂之唐帕南方蠻猺謂之蒲又皆譯之名也

程 夢溪筆談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程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硬雨 雹也宋呂居仁曰紹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硬雨

泰山 釋常談丈人謂之泰山元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對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女迷] 集韻彌計切俗謎吳俗呼母曰[女迷]

妮　六書故今人呼婢曰妮

姁　集韻區過切音嫗河朔謂婦曰姁

爸　集韻必駕切音霸吳人呼父曰爸按吾江西萬載人呼父曰爸爸

母母　呂祖謙紫微雜記呂氏母母受嬸房婢拜嬸見母母房婢拜即答按此弟妻呼兄嫂為母母也今俗猶然但母作姆

大姊姊　宋人呼嫡母為大姊姊妾之於嫡母亦然宋高宗母韋后稱徽宗后為大姊姊見宋史后妃傳

沙家　韻鐫康熙字典人部佘字下古有余無佘佘之轉韻為禪遮切音蛇姓也五代宋初人自稱曰沙家即余家之近聲可證而餘字從余亦可知也

波　范成大吳船錄蜀中稱尊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鐐子　正字通宋仁宗遊後苑還宮索漿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聞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楊億曰鐐子尉人之別稱

小底　賤者之稱一說供役使者宋史有內班小底又承應小底見遼史晉公談錄劉承規在太祖廟為黃門小底

同庚　墨客揮犀文彥博居洛日年七十八與和卿司馬旦席汝言為同庚會各賦詩一首癸辛雜識張神鑒嘗而悲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

孃孃　母后也蘇軾龍川雜志仁宗謂劉氏為大孃孃楊氏為小孃孃

銃鐳　字彙補引郎仁寶戲謂此二字見蜀語見黃山谷集

朶朶 發孫詞佳人敘上玉嫦前梁家稱齊嬌惜

篩米 見指月錄

散場 見指月錄

腳甲 雲笈七籤甲午日可割腳甲

丁丁董董 西湖志餘載宋臣丁大全用事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按丁董與丁東丁當皆以狀金玉等器相撞觸擊之聲然宋人此語含有顛倒意故吾萍語謂人不瞭亮及作事無秩序曰丁董但丁轉爲去聲

老嫩 圖畫見聞志董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先後白然雖麗閒野逸柄迺昌衛花詩選來濡於號能事老嫩風情含蓄證

的當 桑觀詩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

賤貨 陳束浦覓玉器詩楚玉非賤貨按吾萍及湖南土俗罵女爲賤貨

錯安頭　照天燭 宋史李先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

水晶燈籠 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

薄餅從上揭、歐陽公事文類集劉龍圖事引諺、忍事敵災星、呂居仁官箴引諺、等八

易得久、瞋人易得醜、徐度却掃篇引石林公述吳中俚語、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陸游老學庵筆記引淮南諺、山水險阻、黃金子午、王伯厚地理通釋引諺、兜不上下類、齊東野語引諺、（謂人喜過甚即解頤之意）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芥隱筆記引諺、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獨醒雜志引諺、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蘇軾墨寶堂記引蜀諺、掘得窖子、（謂江南人作盤游飯下埋鮓膾炙）仇池筆記引里諺、

第二章　遼金元

第一節　概論

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

所載無異。爾輩不可忘也。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棊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以返古。初入中夏。猶未大變。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是以國不永久。元史世祖本紀。略謂元起朔漠。專以畜牧爲業。觀此可以知遼金元風俗之大概矣。

第二節　崇重忠義

元柯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第三節　好尚儒雅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其詩勝者輒有厚贈。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石海

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皐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四友齋叢說·又顧仲英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鎭、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聲光映蔽江表。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鎭之淸閟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後世猶豔稱之。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縉紳之徒。風流相尙如此。蓋自南宋以來。遺民故老。相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之所好也。

第四節　人民之性質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目。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然當時民族。最富於服從性。金史所謂燕人最卑賤。金人來則從金。宋人來則從宋。遼人來則從遼。崔立以汴城降

學古。其蠢竟爲立傳紀功。見金史王若虛傳。趙雲崧廿二史劄記。所謂元時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者是也。嗚呼、他不足論。燕人固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者。贈懷漸離。憑弔荊卿。筑聲慘烈。劍氣悲鳴。山河不殊。人物非故。曾幾何時。遂至於此。今之燕人。非所謂首善之區之民族耶。然自庚子一役聯軍入京以還。懸順民之旗。獻德政之傘。屈意媚外。醜態百出。昔法相哥爾別爾之對魯易十四曰。(國之大小。不以疆域而論。視其國民之品格何如。品格者金城鐵壁。不可破也。)今吾燕人之品格如此。能免爲外人所輕視乎。

第五節　方言

遼史國語解節略

鄉之小者曰彌里、郎君曰沙里、請曰射、有力曰虎斯、一人肩任曰擔、兩人共舁曰牀、討平曰奪里本、興旺曰耶魯盌、慈息曰窩篤盌、輔佑曰何魯盌、實大曰阿斯、孝曰得失得本、遺留曰監毋、馬不施鞍轡曰⿰革延、后土曰耨斡、毋曰麼、酒尊曰撒刺、金曰女古、

玉曰孤穩、以白鷺羽爲綱曰白瓱厮、亦曰白瓱大、首曰捏褐耐、正月朔旦曰迺捏咿兒、二月一日曰忡里尀、（忡讀作狎。尀讀頗。）上已日射兎之節、名曰陶里樺、重午日曰討賽咿兒、日辰之好曰賽咿兒奢、重九日曰必里遲離、管率衆人之官曰撻馬狘沙里、統軍馬大官曰夷离堇、（會同初改爲大王。）典族屬官曰惕隱、參知政事曰夷离畢王、獄官曰選底官、曰尅、掌文翰官曰林牙、諸官府監治長官曰詳穩、統軍官曰三尅、（猶云三帥也。）諸部下官曰梯里已、（後陞司徒。）縣官曰達剌於、（後陞副使。）縣官之佐曰麻都不、（後陞爲令。）官府之佐史曰敞史、扈從之官曰撻馬、掌馬官曰飛龍、使諸帳下官曰敞穩、掌禮官曰敵烈麻都、掌誥命奏事官曰知聖旨頭子事、諸宮典兵官曰提轄司、工部曰鼊房、虞人曰女瓌、阿主、父祖稱也、阿點、貴稱也、阿廬朶里、貴顯名也、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稱也、暴里、惡人名也、著帳、籍沒之戶也、

金史國語解節略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漢貴者、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 猛安、千夫長、 謀克、百夫長、 烏魯古、牧圉之官、 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論、出胚胎之名、 阿胡迭、長子、 骨赧、季也、 蒲陽溫、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稱、 第九、曰烏也、 十六曰、女魯歡、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 什古乃、瘠人、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採捕者、 阿合、人奴也、 兀朮、頭、 粘罕、心、 盤里合、將指、 謾都訶、癡騃、 謀良虎、無賴之名、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凡事之知者曰、后倫、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 釜、曰閤母、 刃、曰斜烈、 金、曰按春、 布囊、曰蒲盧渾、 盆、曰阿里虎、 罐、曰活女、 烏烈、草廪也、 沙剌、衣襟也、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物類

桓端、松、　孰輦、蓮、　活离罕、羔、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雞、
窩謀罕、鳥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紇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温迪罕、曰温、　石抹、曰蕭、　奧屯、曰曹、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斡準、曰趙、
阿里侃、曰何、　抹顏、曰孟、　朮虎、曰董、

元史八師巴傳

八師巴時、有國師膽巴者、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及必蘭納識里之誅、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値巨萬萬、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目尤不一、有曰鎭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

[illegible]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歌兒華言金輪也、有曰喀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黨剌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撒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撒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亞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

武殺 謂太甚也、元人傳奇、武風流、武殺思、按白樂天、半開花時西日暖、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沙去聲、音廈、亦作煞、明楊升庵謂京師語大曰殺大、高曰殺高、都

今香爐曰殺。能大殺。能高也。今嘉定俗謂太甚曰武殺。殺。晉沙去聲。香江西及湖南謂太甚曰武。如太遠曰武遠。太緊曰武緊。太遲曰武遲。太長曰武長之類是也。

籠袖驕民 玉堂漫筆。嘗見圖閱尚有審副云籠袖驕民。為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園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跳槽 元人傳奇。謂魏明帝為跳槽。按明帝納虞氏為妃。及毛氏有寵而黜虞氏。其後嬖郭夫人。而毛氏亦愛弛。故云跳槽也。今娼家以嫖客他往為跳槽。實本於此。

第三章　明

第一節　概論

顧亭林郡國利病引歙縣志風土論曰。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蓋綦隆矣。於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比鄰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僞未萌。訐爭未起。紛華未染。靡汰未臻。則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馴至正德武宗嘉靖世宗初。則稍異矣。土田不重。操貲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已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於是詐僞萌。訐爭起。紛華染。靡汰臻。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慶穆宗

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貲爰有屬。產自無恆。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侔。於是詐僞有鬼蜮。訐爭有干戈。紛華有波流。靡汰有邱壑。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夐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江河日下。不堪設想。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按此亦足見明代風俗之一斑矣。

第二節　仕宦驕橫

鄢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淮河東鹽政。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見嚴嵩傳。)張居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爲之前驅。眞定守錢普。創爲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童子給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夫以居正之賢。尙且如此。則汪直、嚴嵩、魏閹、之驕橫。更無足異矣。嗚呼、明代官方之壞。一至此哉。

第三節　才士傲誕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豔。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鴻山學士家婢。詭身爲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爲姻好。（朝野異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徽諸王。爭以重寶爲贈。（玉堂叢話）甯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佯狂脫歸。（明史文苑傳）又桑悅爲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遣散士卒。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爲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爲趙穆王所禮。王命買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俱見稗史彙編）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爲幸。若惟恐失之。可見明中葉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第四節　勢豪虐民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搢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强。視細民爲魚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梁儲傳。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一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衞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攄最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蕉芳傳。芳治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爲所役。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瑯琊漫鈔。載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甓亦取給於役者。有

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此又勢家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遁。秉謙傳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爲異。至於宜興周延儒方爲相。陳于泰方爲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墓。祁彪佳傳王應熊方爲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兩家爲奧主。兵備馮元飈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也。元飈傳是縉紳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爲姦民竊而獻諸勢要。則悉爲勢家所有。天順中曾翬爲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姦民指爲閒田。獻諸戚畹。翬斷還民。見李棠傳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姦民指爲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者。并罪受者。原傑傳戒庵漫筆。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者。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資產。子方幼。其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

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閱莊。星卿不平。糾强有力者突至索鬬。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爲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

第五節　官民交通

部民乞留者。如周舟、胡夢通、郭伯高、李思進、高彬、劉郁、紀惟正、之坐事當逮。而民詣闕言多善政。余彥誠、鄭敏、等十人之坐事下獄。而耆民列政績以聞。（見循吏傳）兄鍾之丁憂。陳本深之滿秩。而民乞留。皆獲允許。後郭璡爲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核實。從之。自是遂爲例。（見各本傳）宣宗因劉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後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部民不盡可信。而爲劉迪王聚者正多也。且唐時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三代之直道不存。往往以一二媚官者私人之感情。而爲乞留頌德之舉。重以貪官污吏。復從而賄囑之。私託之。遂使民不能見信於上。而民情不得上達。循良之績。亦多壅於上聞。致可慨已。

第六節　奸豪胥役與詞訟

彰德府安陽縣。軍校雜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輒匿。頗稱難治。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訟。（蘇州風俗傾險狡悍。往往上官欲察州里之豪不能不假耳目。而奸人常爲之窟。欲中害人者。陰行賄賂。置怨家其中。羅織罪狀。暗投招牌。及對簿。上之人雖心知其冤。終不得釋。其人揚揚然謂執一縣生死之柄。上至長吏。猶或陰持短長。伺間肆螯。名曰訪行。市井惡少。恃勇力辯口。什伍爲羣。欲侵暴人者。輒陰賂之。令於怨家所在。陽相觸忤。因羣毆之。則又誣列不根之辭。以其黨爲證佐。非出金帛謝之。不得以解。名曰打行。告訐成風。一家有事。里中即成黨。連數十人爲一黨。連數十事爲一詞。非必眞負冤抑。特爲魚肉之以爲利耳。名曰連名投呈。睚眦之憾。或先有借貸邂逅。一家之內有死者。輒以告官禁喪。不服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所謂人命。無眞假。祇在原告不肯罷）（江東之人與竈戶雜居。黠者欲侵愚弱。輒以竈籍訟之運司。運司懸隔數百里。一經勾攝。親友哭別。如赴市曹。旣至。私幽之假處。

進無對簿之期。退乏饔飧之資。動延歲月。多縲絏以死者。漕折以來。田價倍增。故民間訟事。多起於贖田。既經明禁。又不得言田事。則擬爲游詞。無一語及田。而良民不習置對。不能與辨。或有妻子抆淚而還契劵者。若其人能自置於官。則誣告者往往抵罪。蓋亦有兩家俱破者。）（浙江永康縣。健訟之風尤甚。民間稍失意則訟。訟必求勝。不勝必翻。訟之所爭甚微。而枝蔓相牽。爲訟者累十數事不止。每越訴會城人持數詞。於巡院則曰豪强。於鹽院則曰興販。於戎院則曰理侵。於藩司則曰侵欺。於臬司則曰人命强盜。於水道則曰淤塞。隨所在編投之。惟覬准理。卽設虛坐誣不恤。而被訟者且破家矣。又如民之陰騺而黠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能安田畝。以其聰明試於刀筆。揑輕爲重。飾無爲有。一被籠絡。牢不可出。凡健訟者爲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卽以他詞中之。卽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誰何者矣。是曰起滅。城中揭保戶與訟家爲地隣。每偏相佐佑。至爲陳禀以亂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得上達。稍與抗則結衆毆辱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事。必重賄揭保之桀黠

各以爲羽翼。蓋未至於庭。而所費固已不貲。貧弱每因此受重困。是曰打幫) 九江之訟至無情者惟盜與殺。訟殺者必令其負屍而驗之。市人及邑門。郊人及郭門。驗弗驗。日弗委任。驗傷與陳牒合。則理之。虛而不合。則存其詞而籍之。以證再訟。令之職也。其訟盜也。本竊而詞以劫者。未竊而詞以劫者。舍盜而指其讎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嗾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者。公舉盜而以爲私者。保任盜而以爲私者。不可枚舉。郡國利病李維楨參政遊樸大政紀略曰。沔陽州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其始輿臺伍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椽爲奸利。羽翼成而膽勢益壯。小民有訟。賄豪爲居間。其有拳勇者任受刑。桀黠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爲州胥吏。已爲郡胥吏。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爲胥吏者。兩臺耳目寄六十五郡司理。又以其賂通六十五郡司理。偵事有朋。隨地搆會。陰操州長吏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響。即士大夫惴惴懼不免。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回之。於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即郡若監司若兩臺。

且玩弄股掌之上。長吏至且與爲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橐。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敝壞。莫甚於楚。楚尤莫甚於我郡。自江陵敗。大臣往往爲係纍。堂廉冠履。陵夷殆盡。士大夫垂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爲之釜鬵。情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像長。梗枝窟火。常相通爲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衆以萬計。功縶拜請。妖訛洶沸。遠則楚之六十五郡。近則輦轂方折權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第七節 結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鄕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鄕。敎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今河南太原靑州鄕鎭。猶以社爲稱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唁魯昭公曰。自莒疆以西。請置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呂氏春秋。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又古者春秋祭社。一鄕之人無不會聚。三國志、蔣濟爲太尉。嘗與桓

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社。而民或十家五家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然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歷之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考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元泰定帝亦禁民結扁擔社。想明時士人。必別有取義也。天啟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必曰盟曰社盟。其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乎。

第八節　風節

明自中葉以後。士大夫峻門戶而重意氣。其賢者敦厲名節。居官有所執爭。卽清議翕然歸之。然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附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於是一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故當時不患其不

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淆也。但其中公是非自在。亦不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耳。至若海瑞、邱橓、呂坤、郭正域、盧洪春、馬經綸、趙南星、鄒元標、孫愼行、高攀龍、馮從吾、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等。守正不阿。直言不諱。其風節之愈峻者。其受禍愈烈。與東漢季年若出一轍。明社之屋。基於此矣。

第九節　朋黨

成弘以上。學術純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顧憲成、顧允成、錢一本、于孔兼、史孟麟、薛敷教、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諸人。淸節姱脩。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名。附麗游揚。亦不免薰蕕猥雜焉。魏

允中、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宏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俊。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時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而李植、江東之、湯兆京、金士衡、王元翰、孫振基、丁元薦、李朴、夏嘉遇、等。尤風節自許。矯首抗衡。意氣橫厲。抵排羣枉。大要君子小人日相水火。而搢紳之禍。遂烈於前古矣。

明史閹黨列傳總序曰。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之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横。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羣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凶豎乘其沸潰。盜弄太阿。黠桀渠憸。竄身婦寺。淫刑痡毒。快其惡直醜正之私。衣冠塡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迹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太學士韓爌等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然則搢紳之受

禍。又未嘗不因一二士大夫之自隳氣節。始而假借小人。繼而爲小人所用。終而比附小人。以致正氣掃地。大喪國家之元神也。

第十節　忠義

從古忠臣義士。爲國捐生。節炳一時。名垂百世。歷代以來。備極表章。尚已。明太祖創業江左。首褒余闕、福壽、以作忠義之氣。至從龍將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兩廟。及雞籠山功臣廟。所祀諸人爵贈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廟。卹錄子孫。所以褒厲精忠。激揚義烈。意至遠也。建文之變。羣臣不憚膏鼎鑊。赤姻族。以抗成祖之威稜。雖表忠一錄。出自傳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餘載。中間如交阯土木之變。宸濠之叛。以暨神熹兩朝。邊陲多故。湛身殉難者。未易更僕數。而司勳褒恤之典。悉從優厚。或所司失奏。後人得自陳請。故節烈之績。咸得顯暴於時。迨莊烈之朝。運丁陽九。時則內外諸臣。或殞首封疆。或致命闕下。蹈死如歸者尤衆。（明史忠義傳序。）

第十一節　衣服

顧氏炎武日知錄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改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示後人焉。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筩。閻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氓。亦以此巾見。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惟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內邱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啓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

民穿腌鞑，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邊雲頭履。（原注俗云朝樓）至今日而門快輿皂。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歟。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明末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明末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第十二節　喪葬

蘇州喪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賓。喪車之前。綵亭綉幔。炫耀道途。聯誇市童。不顧

雅道。河南磁州之武安涉兩邑。人死則舉尸瘗室中。篤修佛事。臨淄自古爲都會。承富庶之風。陵冢隆阜。葬埋皆奢。然卒致後來發掘之禍。如晉曹嶷爲青州刺史。發齊桓公及管仲墓。尸並不朽。繒帛萬疋。珍寶巨萬。內有二尊。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是也。諺傳臨淄多古物。蓋本於此。大概銅器僅有存者。火葬之俗。自宋時已盛行於江南。至明而移於浙江。顧氏亭林痛詆其俗。黃汝成氏亦謂非仁人孝子之存心。

奪情之典。不始於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爲故事。（見明史羅倫傳贊）顧亭林云。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寖以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兵革不得起復。然則明之起復。多有不以兵革者矣。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

第十三節　淫祀與巫覡

天下郡國利病書曰。山西忻州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奉香火。貧民爲僧傭作者。挈妻傍居。流倡僦居僧舍。與僧諧狎。藉資衣食焉。河南磁州之武安涉兩邑。皆尙鬼。賽禱淫祀。有病惟事祈禳。湘楚之俗尙鬼。自古爲然。少皡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湘楚爲三苗舊日根據之地。其尙鬼固自無怪。然其淫祀日多。有最可笑者。衡州人賽盤古。病及讎怨。重皆禱祀。今誤作盤鼓。賽之日巫者以木爲鼓。圓徑斗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綆帛長二三丈。畫自盤古而下。三皇及諸神。靡所不有。是日以帛三皇五帝。盡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遶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昔所許若干會。爲所舞之節。隨口而唱。無復本據。讎怨重者。夜至野池滅燈燭。謂之盤黑鼓。每鼓罷一會。則恣口飲食。極其村野。鄉俗合二三十家。共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陂澤。或以其地所產之物而得名。輒加以聖賢帝王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所祀云。平生相公大王祠下。城外敝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

其他如高山楊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產椒土硃。大王祠其地產紅土。其他不能枚舉。愚憶惟天撫世曰王。主宰天下曰帝。大而化之曰聖。復而執焉曰賢。首五爵以無私爲德曰公。長六卿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土地所產之物。其爲誕妄不經。莫此爲甚。又其俗專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妓娥。歲晚用巫者鳴鑼擊鼓。男作女妝。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輪作觔斗。或以一人仰臥。衆人觔斗從腹而過。亦隨口唱歌。黎明時起。竟日通宵而散。夫女子本以柔弱之質。死而爲神。如節婦烈女。庸或有之。他不盡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樓聖賢。何所據哉。可一笑也。又如師巫盜竊廟中神像首。以爲魘魅。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爲廟中青筒。鄙俗怪誕。不可盡書。又青山侍郎行祠。其所祀無所考。或云爲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郎行祠。愚意侍郎之名。起於近古。周之六典建官。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爲終始。明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則自六典未建

守岳貢。正首事者以法。并禁演戲。此風始息焉。上杭縣志曰。汀俗夙稱尙鬼。而杭邑巫覡。裝魔設醮。建壇郊外。金鼓達旦。名爲做大翻。如是者三日夜。男女喧闐。羣趨壇所。婦之不孕者。惑其說。解衵服付巫者。名爲斬煞。以煞去而身可孕也。知縣蔣廷銓。就壇所擒其爲首者數人。痛懲之。其風始息。嗚呼、今之淫祀巫覡遍於天下。然禁之者幾人哉。

第十四節　奴婢

明時士大夫之僕。率以色而升。以妻而寵。若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厥後媚閹建祠。卽此爲之嚆矢焉。顧亭林曰。人奴之多。吳中爲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橫暴。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民。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則橫豪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

善。訟簡風純。其必自此始矣。

第十五節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弔之戲。而明末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誠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杖。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而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明律、犯賭博者皆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罰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唐書、楊國忠以善樗蒱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薄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唐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勅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無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

救時之首務矣。明之士大夫。不慕宋璟而學楊國忠。其官方之壞極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明之進士。竟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乙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宋史太宗紀。湻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蒱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按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衞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摴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蒱戲免。南史王盾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夫以六朝尚淸談詼諧之時代。賭博之事。

幾爲社會上人人必須之知識技能。而猶或引爲官箴之玷。近今士大夫。朝夕不離麻雀。公事廢弛。不但無人議其非。而且以此爲應酬官僚交結權勢弋取虛譽營謀差使之專門學問焉。亦可恥也。

第十六節　拳搏

拳搏之字。見於詩與春秋。（詩無拳無勇。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而其術濫觴於蚩尤之以角觝人。秦漢之時。乃有角觝之戲。應劭漢書武帝本紀注。角者、角技也。觝者、相觝觸也。文穎曰。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也。而漢魏時人謂手搏亦曰弁。或謂之卞。或謂之抃。（漢書哀帝紀贊。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也。左思吳都賦。抃射壺博。注。孟康曰。抃手搏。漢書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注。孟康曰。弁手搏也。）唐時猶謂之角觝。（振武軍節度王卞。嘗於宴後角觝。有一人自鄜州來。較力。見玉堂閒話。）宋以來始謂之拳術。蓋拳術之流行。自宋以來始盛。宋太祖少林僧張三峯。皆以拳術著名者也。明洪武初。歐千斤以善搏授太倉衛百戶。（太倉州志。）後邊澄、張松溪、亦以拳術顯。寧波府志曰。邊澄聞少林寺僧以搏名天下。託身居炊下者三年。遂妙悟搏法。正德（武宗）間倭人來貢。有

善鎗者。聞澄名。求一角。太守張津許之。召至。遂勝。倒十餘輩。澄又嘗應募至京宇演武場。以梃勝北兵雙刀。張松溪善搏。師法十三老。法其法自言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遂以絕技名於世。由三峯而後。至嘉靖（世宗）時。其法遂傳於四明。而松溪爲最著。曾一勝少林僧。夫松溪之術。至可以勝少林僧。其精妙可想而知。故甯波府志又謂（拳術有內家外家之分。外家則少林爲勝。其法主於搏人。而跳踉奮躍。或失之疎。故往往得爲人所乘。內家則松溪之拳爲正。其法主於禦敵。非遇困厄不發。發則所當必靡。無隙可乘。故內家之術爲尤善。其搏人必以其穴。有暈穴。有啞穴。有死穴。其敵人相其穴而輕重擊之。或死或暈或啞。無毫髮爽者。其尤祕者則有敬、緊、徑、勤、切、五字訣。非入室弟子不以相授。蓋此五字。不以爲用而所以神其用。猶兵家之仁、信、智、勇、嚴、云）然拳術是尚武精神之一端。而爲武備上不可少之事。戚氏紀效新書論之詳矣。其言曰。（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身體。此爲初學入藝之門

也。故存之以備一家。學拳．要身法便利。手法活便。脚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閃。故擇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勢勢相承。遇敵制勝。變化無窮。微妙莫測。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窺者謂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學廣記。多算而勝。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大同小異。至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呂紅八下雖剛。未及錦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棍法相兼。楊氏鎗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所長。各傳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就可取勝於人。此不過偏於一隅。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習之。正如常山蛇陣法。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身而首尾相應。此謂上下周全。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釵鈀劍戟弓矢鉤鐮挨牌之類。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 觀戚氏此言。知拳搏之

關係於武備者甚大也。

關係於武備者甚大也。